

鮑爾頓探案錄



大斷  
盜鏢

# 盜大鏽斷

述譯萍李

部租出局書福慶

照損如清保塗撕請看

賠壞有深持寫壞勿書

口橋桂院四八三路十太京南

行印店書學羣

## 總序

新文藝運動盛行了將近二十年，但至今依舊不被多數大眾的讀者們所接受，大眾依舊溺愛於色情的章回小說以及神怪的武俠小說而不肯拋下了它們來和新文藝攜手。

這不但是新文藝運動本身的失敗，同時對於社會教育方面，也有極大的影響，要知道這些被大眾所溺愛着的文藝作品，幾乎可說是每冊都含有相當的毒素，尤其是對於一個入世未深的青年，爲害則更是「不堪設想」了。

我們細細地分析一下這些讀物所以擁有着廣大的落伍讀者羣衆的原因，所得的結果是「趣味」兩個字，而新文藝作品正因爲過份嚴肅而缺乏趣味，才不被他們所愛好接受了。

談到「趣味」到使我想起另一種名稱的作品，它也跟章回小說或者是武俠小說一樣，統篇充滿着「趣味」的成份，但不像那些小說樣含蓄着足以影響一個年青人的心身健全的毒素——這種作品，便是我們打算大批刊行的「偵探小說」。

同樣是一種屬於「趣味性」的讀物，在章回小說，則祇有一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在武俠小說，則僅是些詭譎神怪的描寫，使人引起一種「想入非非」的感覺，祇有偵探小說，它很富有着「趣

味」的成份，包蓄着極好的內容，舉例說，如程小青氏的「霍桑探案」裏描寫着「光明」和「黑暗」搏鬥一方面的地方很多，在文學的領域裏，它——偵探小說——自有着不可忽視的地位。

我們想教育羣衆，爭取大衆的讀者們拋下了有毒的章回小說以及武俠小說而漸漸地接受一種提倡未滿二十年的新興文學，我們不能不利用一種過渡的橋梁，這橋梁便是——「偵探小說」。

許多人或者以爲偵探小說已經是一種「不時髦」的作品了。他們甚至還認爲寫偵探小說便是「不長進」，其實，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偵探小說僅是一種文學的形式，這種形式裏既然充滿着「趣味」，那我們何不從中加入些富有意義的內容，這樣一來，偵探小說在教育青年供給落伍讀者們以適當的精神食糧方面，不是有着它不可抹殺的「豐功偉績」嗎？

因此，我們決定來刊行大批的偵探小說，讓它們在這荒蕪的出版界中，湊湊熱鬧。

## 鮑爾頓探案序

一提到偵探小說，人們便會舉出「福爾摩斯探案」「亞森羅蘋探案」以及程小青氏的「霍桑探案」來，誠然，這些都是偵探小說中的名著，是不容我們愛讀偵探小說的人所能忽視的。

但我爲什麼要譯述這部「鮑爾頓探案」呢？理由自然很多，且聽我慢慢道來。

第一，我以爲目前所流行的偵探小說，有些過份地崇拜主角，如「福爾摩斯探案」就把福爾摩斯捧上三十三層天堂，目爲神祕得不可思議的英雄，但在「亞森羅蘋探案」中，則又把亞森羅蘋寫成具有三頭六臂神通廣大的「妙人兒」了。

其次，我認爲讀一部偵探小說，無異觀「三本鐵公雞」兩個人相打，如果一個是「一臂足以舉千斤」的大力士，而另一個則爲「手無搏雞之力」的弱書生，那末，這場相打不特缺乏「精彩」的成份，而且極易引起讀者們「憎惡」的感情，好看的鬥爭，是要「旗鼓相當」才能殺出「勁兒」來。因此，我就完成了這本「鮑爾頓探案」來公獻於世，因爲在這本偵探小說裏，主角英雄主義早被打倒，鮑爾頓雖會迭次捉獲了大拇指的羽翼，但他總究不能將大拇指一網打盡，這不得不使鮑爾頓欽佩他的大敵的才能了。

但在大姆指方面呢！他自然也深深地欽佩鮑爾頓的「本領」的。  
這叫做「棋逢敵手」。

今後的偵探小說，應多多地注意到敵對兩方的才能，務使小說裏的鬥爭成爲「旗鼓相當」的鬥爭，——我認爲，向這條路走，是不會錯的。  
拉雜寫來，是謂序。

李 萍 一九四六年九月

# 斷鏢大盜目錄

## 上集

總序	一
鮑爾頓探案序	一
一 牆壁中的債券	一
二 金鋼鑽石的失跡	二六
三 密碼稿不翼而飛	四五
四 地窖裏的祕密	六二
五 黨魁大拇指	八一
六 真偽行長	一〇六

## 斷鏽大盜

### 一 牆壁中的債券

在美國紐約地方的白英街中，那裏住着一個神祕的怪客，他時常出現在庫老得和烏洛街的街頭，若無其事似的踏着閒散的步伐，年可四十許，舉止文雅，衣履整潔，一副士君子的氣派，他便是紐約著名的偵探家鮑爾頓——「美國的福爾摩斯」。

紐約人民對於鮑爾頓但聞其名，而認識他的人並不多，他在紐約所做的工作是負責偵探銀行界所發生的盜劫案，人們只見他終日幽閒逍遙地徘徊於烏洛街的街頭，這是一條熱鬧的街頭。紐約市的幾家大銀行都設立於此，為此，盜竊的案件便時常發生在烏洛街，但每次出了一件案子，鮑爾頓必設法破壞之，他無異是烏洛街各大銀行一個可靠的保護者。

初見鮑爾頓的人，往往不能確定他是一個屬於何種階級的人，他沒有一定的職業，人們祇曉得他在白英街設立了一個事務所，對於這個事務所的內容，却無人明瞭了。據大多數人的推測，都認為鮑爾頓必與司法機關相聯絡，或竟受司法部的津貼，然而，這個猜測，似乎又並不可靠，因為從外表看





起來，我們這位神秘的怪客，從來沒有跟軍警界一流的人物相往來，他們像「絕無關係」似的。

凡是紐約市各大銀行所發生的盜劫案，都由鮑爾頓一手包辦，他是一個偵探的老手，請教過他的人，誰都對他辦事的細膩週到，手段的高妙莫測，表示極大的欽佩，無論從那一方面說起來，他真不愧為美國的「福爾摩斯」。

有一天，紐約市 卡果季銀行突然遺失了一張價值九萬圓的債約，銀行當局平時深聞鮑爾頓的大名，這次事發以後，就立刻打電話給鮑，請他設法破案，鮑爾頓接到電話後，匆匆趕到了出事的地點，由經理費氏卡引見，經理遭此意外，嚇得面如土色，神情顯然十分的慌張，他殷勤地領導鮑爾頓到一個秘密室中，嘆一口沉重的氣，對鮑說：

「今天的不幸事件，實出於我的意外，我的同伴們都不在此，卡萊有事到城外去，康魯留在兌換處，在這裏的，祇我一個人，我真不懂他們從那廢下手……」

費氏卡說到這裏，垂下頭來，懊喪萬分的樣子，鮑爾頓好言安慰他，請他不用擔憂。

「可否告訴我此中的大概情形？」

鮑爾頓這樣地請求費氏卡。

「當然可以」費向鮑低一下頭，慢慢地說：「就在今天的早晨，我派朋松將現金和一張債券護送到倉庫裏去，朋松是一個可靠的人，他在這裏做事已有多年的歷史了，現金和債券，是我親自檢驗

安置在一個堅固的皮篋裏的，一路上並未搬動，但送到倉庫時，啓開來一看，現金雖然原封不動，而一紙價值九萬元的債券竟不翼而飛了，朋松見此，仔細檢查一下皮篋的鎖封，並無絲毫損壞的痕跡，只見這張債券決不會是在途中失去的，以後，朋松就回來告訴我。」

「事情就這麼簡單嗎？」鮑爾頓接着問。

「是說」費氏卡回答：「朋松告訴我的情形確是如此……」

「我想」鮑爾頓用右手按在左手的掌心間說：「這事還當探問朋松，我自當另有辦法，請你老實告訴我，朋松這個人的人格究竟怎麼樣？」

「絕對可靠」費氏卡不等鮑說完，就搶着說：「朋松在我處已服務多年，他決不會做出對不住我的事，我們已相識多年，他的個性和品格，我是瞭解得很澈底的，朋松是一個正人君子，年四十五，家住在勃庚靈，家中除了一位年老的母親外，還有一個未嫁的妹妹……」

「那麼，你可知道他在外有無私營的事業，平時有否急需一家的開支能否應付過去？」

「沒有」費氏卡接着說：「按照本行的服務規則，行員是不能在外兼職或作其他交易上的業務的。」

「此券雖值九萬圓，但不知能否轉帳？」

「可以。」

「請問貴行凡有現金或重要契券送往倉庫，是否向由朋松担任這種任務？」  
「向來如此，不過今天的數目較多，朋松是我所信任的人，所以送銀到存庫的工作一向由他担任的。」

費氏卡說到這裏，鮑爾頓連忙阻止他繼續發言，他對費說，他對此案已略有頭緒，此刻想和朋松一見。

不久以後，費氏卡領來了高個子的中年人，他低垂着頭，形態沮喪，鮑爾頓招呼他坐下，緊握着他的手說：

「朋松先生，受驚了，這真是不幸的事，請就坐，我們談談吧！」

朋松坐下，對着鮑爾頓苦笑了一聲，嘆着口沉重的氣，自言自語地說：「真倒霉！真倒霉！」

「這不能怪你的。」鮑說：「剛才費氏卡先生已和我談起的，行裏的同事都知道先生是一個正人君子，我們且別怨己尤人，朋松先生，請你從速告訴，我這件事的經過情形，還有，你所攜帶的那隻皮篋呢？」

費氏卡連忙站了起來，到隔壁去取皮篋，這隻皮篋的質地極好，鎖合處也無任何損傷的痕跡，鮑爾頓用兩手握著皮篋細加審查，然後問朋松道：

「現金依舊放在皮篋裏，但不知先生臨行時是否也是這樣的放法？」

「是的」朋松低低頭：「皮篋的外表上並無損傷，可是債券却不翼而飛了。」

「請問這張債券是誰放在皮篋裏的？」

「是我，是我親自放進去的，我記得十分清楚，當經理叫我從鐵櫃裏拿出來，我就小心地放入到皮篋裏，這一束債券，用橡皮圈套着，現金則放在債券的上面，當時還有密斯端什也在旁，她是費氏卡先生的女書記。」

「以後，你就攜着皮篋到倉庫去？」

「不，」朋松沉思了一會，似乎在追憶着當時的情景，「不是的，我把鎖合上後，就將它放在寫字檯上，到廁所去小便，當時端什和費氏卡先生都在這裏，決不會有別的人進來變什麼把戲的。」

聽了朋松的話，鮑爾頓將臉朝着費氏卡講話，他問費氏卡在朋松出去小便以後，除了端什之外，是否有第二個人進來。

「沒有，」費氏卡答道：「不過在朋松離開這屋子時，我會到隔室去拿一封信，但我們無論如何絕無疑心到端什的理由。」

鮑爾頓不聽費的話，繼續發問下去。

「朋松將債券放到皮篋裏時，端什在幹些什麼？」

「打字。」費氏卡回答。

現在鮑爾頓請求費氏卡伴作尋物的樣子，鮑和費同時踏進端什工作的寫字間，鮑爾頓留神地向全室巡視了一週，這間屋子較剛才談話的屋子小，裏面的陳設很簡單，正中放着一張黃色的寫字檯，在牠的右旁是一張精小的方桌，鐵櫃靠近進門處的牆頭，沿窗的一張辦公桌，爲端什所據，而窗是開在靠街的一面的，這時，書記端什正在窗前打字，窗緊閉着，鮑爾頓冷眼向端什一看，祇見她穿着淡藍色的衣服，鵝蛋形的臉上輕敷香粉，是一位相當漂亮的摩登女性。

他們逗留了片刻，然後回到了原來的談話之處，費氏卡在前，鮑爾頓緊緊地跟在後面。

「當債券裝入到皮篋以後，密斯端什是否離開過她的辦公室？」

「未曾，」費氏卡十分肯定地說：「的確未曾。」

鮑爾頓接着又問：「那辦公室裏的窗戶，靠近大街，當你們離開時，端什可將券丟到窗外，這不是很可能嗎？」

「不可能」費分辯着：「我到鄰室去不過霎那功夫，端什決不會有如此高妙的手段的，何況開窗時一定要發出響聲……」

鮑爾頓低低頭，他又向朋松追問：

「朋松先生，這件事的責任完全在你的身上，請你毫無隱瞞地對我說，當你擢手完畢後，你還到過那裏？或者幹過別的什麼事？」

「濯手完畢後，就回到辦公室中拿了皮篋一直往倉庫而去，路上從未停息過，到了倉庫裏，我把皮篋打開，我竟嚇得什麼如的，天啊！我的命運爲什麼壞到如此，原來那一紙價值九萬圓的債券竟不翼而飛了，這是爲什麼呢？我嚇得昏了，以後就回來向費氏卡先生報告，路上來回的時間不過半個點鐘……」

朋松吞吞吐吐地說着，鮑爾頓見他神氣慌張，語調含糊，無疑地是一個可靠的破綻，他尖銳的眼光，早已看出朋松的肝腑，他肯定這位不幸的老實人，一定犯了一樁不可告人的疏忽處。

「這真是怪事！」鮑爾頓追視着朋松，語氣裏帶着惡意的諷刺，「照你說，皮篋既未脫，何以債券會無形失蹤呢？這怕不會的吧！依我兄弟的猜測，你從行中逕往倉庫的時候，也許遇見了什麼人，或有什麼意外的遭遇。」

他的話，一聲聲打入朋松的心頭，鮑爾頓竟赤裸裸地道出了朋松的缺點，這時的朋松，實在再也忍不住了，突然間他用兩手蔽着臉，咽鳴着大哭起來。

費氏卡吃了一驚，木然向着朋松出神，全室的空氣頓時變得嚴肅可怕了。鮑爾頓走近朋松的身旁，用手輕輕地拍着他的右肩。

「可憐的朋松先生！」他的態度變得和善了許多，「別爲這些小事煩惱，請你忠實地將此事的確實情形告訴我，你決不是一個同謀者，不過偶然疏忽了一些，便上了別人的大當了。我用十二萬

分誠懇的態度請求你。告訴我吧！讓我們共同來想個法子追回失去的債券，可愛的朋友，請忠實地告訴我吧！

朋松用着水汪汪的淚眼望着天花板，悲哀地說道：「天啊！這不知是什麼一會事，我在半途上確將皮篋離開我的手中，放在我的身旁……」

說到這裏，費氏卡正想發言，鮑爾頓連忙用手阻止了他，他們全神貫注地傾聽着朋松的敘述。

「在路上，我會和一個相識的人略談了片刻」朋松的聲音變得極輕。幾乎聽不見了。「他的名字叫愛卡華，是本市的一個常客，我和他相識還祇有幾個星期的時間，上帝！饒恕我吧！因為我會幹了一件錯誤的事，我竟偷偷地瞞着費氏卡先生和愛卡華做交易，我是多麼的自私啊！」

「你們的交易，賺過錢呢，還是虧本？」

「略賺了一點」朋松繼續着說：「買空賣空，多是空盤實碼，即使是虧本，也不會多，我有能力填補，致於愛卡華，他另有合營的朋友，他們在白洛得街開設了一個事務所，我因恐旁人閒話，他們的事務所裏是不去的。我們間的交易場所往往在馬路上。」

「是愛卡華先約你？」

「對的，他先約我，我因他確將所賺得的錢在街上分給我，爲此很信任他，我還當他是一個忠實的商人呢！」

「你們常常見面」

「不能常見。」朋松沉思了一會。「記得是前一個星期吧，我和他見過面，我們間平均在七天內大約有二三次碰面。」

談到這裏，鮑爾頓請求愛卡到外間裏將電話接通，費出去了後，鮑爾頓才繼續着詢問朋松。

「朋松先生，你剛才說和愛卡華在路上相遇，但不知在何處？」

「哥耳德大樓，我打從那邊經過，他自街頭的左面而來，遠遠地向我招手。和我商量交易上的事情，我說我實在沒有閒功夫，誰知他堅不肯放，我沒法，只得帶了皮篋步入哥耳德大樓的廳前，彼連忙拿出小冊子，彼此匆匆間議定價格，先後祇不過十幾分鐘……」

朋松說完，木然地望着鮑爾頓。

「請你仔細地回想一下。」鮑爾頓沉思了一會後，然後又問朋松，「當你在哥耳德大樓與愛卡華相見時，引你到大樓的廳前，立在階上談交易，是否出自愛卡華之意？」

「當時到不覺到，現在聽你說起，我到想起來了。領我到廳前的，確是愛卡華的主動。」

「你的臉朝着那一個方向？」

「朝北。」

「站在第幾級石階上？」



「廳前第一級。」

「雙方談話時有否第三者在旁？」

「沒有。」朋松用着疑慮猜測的態度回答鮑爾頓，他似乎對他自己親自經過的事情發生極大的不信任。「的確沒有第三者在旁，即使連打從身旁經過的人也不見，因為這個屋子僅築成個輪廓，內部的裝修還未完工，但使我引為驚奇的是，皮篋從沒有離開過我的足邊，而且愛卡華和我討論交易上的價格時，他的身體永遠正立着。兩手也未見伸下去。」

「那末，你們立着談話時，彼此間相離有多遠？」

「一尺左右，我們是對面而立的。照我猜想起來，債券的遺失，實不關愛卡華的事。」

「朋松先生」鮑爾頓正色道：「你可以不必參加你個人的私見，現在我還得問你，那個名叫愛卡華的人，平常喜著那一種服裝？」

「一件極大的大氅。」朋松指手劃脚地在描摹愛卡華的形狀，「這件大氅長到蓋住了他的腳，和我談話的時候，一手拿着雨傘，一手拿着一本摘記簿，有時爲了記載議定的價格，他就隨便把雨傘放在地上，發出一種倒下的響聲……」

費氏卡進來了，他告訴鮑爾頓電話已經接通，鮑爾頓就制止住朋松的發言，獨個兒走進一間小室裏，把門反掩上，然後拿着電話的聽筒；

「你是脫萊嗎？」他向着接電話的人說：「我是鮑爾頓，請你告訴哥斯曼先生。」

「哥斯曼先生嗎？」那聽筒裏的聲音回答着：「巧得很！巧得很！他剛好在這裏閒談，我就請他自己來和你談話吧！」

「不必不必！」鮑爾頓連忙阻止他。「你祇告訴他叫他馬上到白英街，威廉街口等着我，不到五分鐘，我就到那邊，請他留神一點！」

他急急地說完要說的話，立刻將電話的聽筒掛上，匆忙間又回到原來的談話室裏，他一踏進門，就問朋松：「這次送款到倉庫去，事前有否告訴過愛卡華？」

「沒有，除了費氏卡和我，別的人都不知道。」

聽了朋松的話，鮑爾頓的兩道疏稀的眉毛立刻緊鎖起來，他將沉鬱的臉朝向費氏卡不住地搖着頭，慢慢地說：

「這真是一件離奇的案件。」

「那末」費氏卡不安地問：「有否破案的希望？」

「也許有希望」鮑爾頓坦然答道：「照我的意思看來，盜劫債券的人，除了愛卡華，一定還有別的助手，而且他們的手段又是如此奇妙，決非尋常的匪徒可比，要想一網打盡，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現在祇能先將債券追回來，然後再暗中計算他們。」

「那還得靠先生的大力。」

「不必客氣，但有一件事要注意，在此案沒有破獲以前，你們千萬別對外間談起，大約就在今晚七八點鐘左右，一定有好消息告訴你，朋松請其暫留此間，因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他，致於你的女書記端什小姐，看她的外狀，似乎跟此案並無多大的關係似的。」

鮑爾頓緊握住費氏卡的右手，向他告別了一聲，然後走向白英街而去。

踏着迂緩的步伐，沉思着，不知不覺地已到了剛才約好的地點，他抬起頭來，向着街頭中心的人叢間探望，哥斯曼早已等候在那裏了。

他們相見後，鮑爾頓就將遺失債券的大概情形告訴他，這位神祕的偵探怪客，此時也不得不欽佩盜劫者手段高妙，頻頻稱頌着他們，最後，他十分肯定地說：「這決不是愛卡華一個人所能做到的事。」

「愛卡華」哥斯曼驚奇地叫了起來。「愛卡華好一個面熟的名字，這個人，我和他曾有一面之交，但我祇知道他是一個普通的竊客，想不到他竟有着如此神妙的手段！」

「我想見一見他」鮑爾頓說着，然後又吩咐哥斯曼，「請你留意，假使愛卡華到哥耳德大樓去時，你須緊緊地跟着他，暗中察看他的舉動，我有事先到事務所，我們過會再見。」

鮑爾頓說完，就往白英街而去。哥斯曼也沿着白洛得街走向哥耳德大樓的附近，時間才祇上午

十一點鐘左右，十月的時節，日間漸短，天在下着濛濛的細雨，道路溼滑不堪，一種陰沉蕭瑟的低壓氣籠罩在我們的四週，白英街事務所的房屋本來無多，除了辦公室的正屋，另有一間狹側的小屋，這小屋的玻窗蔽蓋了一重厚厚的布幃，僅有一道微弱的光線從窗縫間透了進來，此外就一無所見了。

鮑爾頓匆匆地踏進這間黑黝黝的小屋，大聲地喊道：

「脫萊！烏洛街出了一件盜劫的案件，你快些整備一下，跟我回去，聽到嗎？」

「是是！」脫萊連連地答應着，他是事務所的茶役，今年才十五歲。

「卡果季銀行認識嗎？」鮑爾頓繼續着命令這個年青的用人，「你到了那邊，記住就在銀行臨烏洛街的南首，那邊的一個窗口裏，坐着一位打字的女書記，用心留意她的行動。」

「是！」脫萊答應着，說道：「還是照我的老法子去探察一下好嗎？」

「隨你的意思好了，但是！」鮑爾頓慎重其事似的叮囑着：「千萬別被人家識破，你侍候在那邊，看看有沒有過路的人打從窗下經過，或者對窗口裝着那樣的手勢，倘有所見，立刻回來報告。」

脫萊自得地說：「這樣便當的事，我一定能夠做得很好，決不會毫無結果地回來的。」

「那末你去吧！」鮑爾頓揮一下手，打發脫萊動身以後，他自己獨個兒留在小室裏化裝起來。

這是一間充滿着神祕氣氛的斗室，就在牆角的櫃檯裏安放着各色各樣的服裝，鮑爾頓漸漸地從櫃檯的抽斗裏取出假髮和假鬚，臉上塗了不少化裝用的油料，霎那間的功夫，一個機驚善變的偵

探家，一變而爲大腹便便的猶太富翁了。

化裝完畢後，鮑爾頓對鏡自照，不覺連自己也好笑起來，他懷着手鎗，拿着手杖，步行至哥耳德大樓的近旁。

這是一座偉大而又高峻的建築，正在興工趕造，臨街的大門，壯麗美觀，朋松和愛卡華相談的廳前，正門用木板釘住着，但在牠的右旁，開着一道小門，以便工人們的進出，廳前的石階共有七級，每級寬約十二英寸，各階用靛塊堆成正楷的文字，其旁另有幾個石塚，以壯觀展，而正門的前面，寫着「閒人止步」那幾個字。

鮑爾頓自充一個猶太的富商，態度從容地踏上廳前的石階，灣灣曲曲地繞出一條狹長的長廊，但見木石縱橫地分散在各處，一羣瓦木工人正在忙碌地工作着，鮑爾頓通過了那邊，大模大樣的走下梯級，向臨街的地下室進去，地下室裏的地板還沒有完全鋪好，破瓦殘灰，狼籍滿地，三五個石匠在那裏築作箭道的牆壁，鮑爾頓一直望裏進去，想走進靠近廳前石階的第三間看個究竟，當他踏入那個地下室的外間時，裏面有着二個石匠在搬動一塊石頭，旁邊立着一個滿頰鬚鬚的中年人在那裏指揮着，他穿着一件厚呢的短大衣，吸着一根黃色的捲煙，那二個夾着煙捲的手指上部，因了經久給煙灰薰染的關係，現在已呈現着黃赭色，足見他是一個煙癮很深的人，牆頭的角落裏，那狼籍滿地的香煙頭像一堆拉拔堆，這些黃色的廢棄物，猜想起來，一定是那個督工的人，隨着拋棄而堆積起來的。

他一見鮑爾頓進來，驀地回過頭來，用着好奇的神色對着這個相貌堂皇的陌生人注視。

「我是來租借這裏的屋子的。」鮑爾頓怪有禮貌地跟他行禮，一面孔正人君子的樣子。

那人聽了鮑的話，用力將口邊吸着的殘煙拋去，然後緩緩的說道：

「我是高曼，在這裏當石匠的頭腦，你是什麼人，剛才說些什麼？」

「我是來租屋的，請你們廉價租給我一二間。」鮑爾頓邊說邊拿出他早已預備好了的假名片，遞給高曼，那名片上面清楚地印着：

蘇綠卡 兌金爲業。

高曼接過了名片，看了一回說道：

「是租屋的嗎？這事和我相干，你可以去問這裏的屋主，我沒有這許多閒功夫來管這些，而且這裏的屋要再過二月才能完工，你要租屋，何必這樣早呢？」

「二個月才完工。」鮑爾頓故作不勝驚訝的樣子，「那簡直太討厭了，我委實等不到這許久時日。」

「那可不能。」高曼截釘打鐵地答道：「你看，這裏什麼都祇有動手，可不是！」

「但我要跟你們商量一下。」鮑爾頓說着時目視那個石匠的頭腦，他的態度變得更爲歉遜和悅了，「我請求你們在屋子還沒有完工以前，先容我在地下室暫住幾天，免得等到屋造好後給別人

搶着借去。」

「那到不妨，你可以找着了愛司萊先生面談一切。」

「愛司萊先生現住何處？」

「在百老特匯街」高曼告訴他，「就在那邊有一個愛司萊先生的事務所，門牌我到記不起來了，你自己留心去找吧！」

「唔！」鮑爾頓輕輕地點一下頭。

他們間的談話中止後，鮑爾頓又向地下室的四周巡視了一週，自語自言道：「光線太壞，那靠近街頭的幾扇窗門我想裝上透光的亮玻璃，不知能否辦到。」

高曼聽了鮑爾頓的話，連忙推托着說：「這事我無法盡力，你自己租了屋後，自己去調換吧！」

於是，鮑爾頓躊躇欲行，他不住地說着「最好換一換亮玻璃那我能住，我想在這裏等候愛司萊先生的到來，他或者會來的吧！」

「隨你的尊意，」高曼顯然不耐了「等着好，不等也好，不過要是等了一二天愛司萊還不來，那我可不負責任。」

「那當然，那當然，」鮑爾頓卑順地向着高曼拱拱手，告辭着說：「剛才煩惱得很，多謝多謝，但又得請教，我打從那邊出去，可以找到這裏的屋主。」

「出門向左」高曼用手指着那邊的角落裏。

鮑爾頓低一下頭，越過了幾處亂石堆，立在樓梯下茫然若失的樣子，漸漸地他回過頭來，偷望高曼的動情，這時，高曼正怡然得意地吸着紙煙，一圈圈灰色的煙霧從他的嘴裏吐了出來，散布在近旁的空氣中。

他看了一會，就離開了正在建築中的哥耳德大樓，拖着閒散的步伐朝向白洛得街而去，遠遠地他看着了哥斯曼的背後，趕上用手指擊着他的肩膀。

「喂，哥斯曼，你聽到脫來的報告嗎？」

「未曾，」哥斯曼並不回過臉來低低的說。

「看這批人的神氣，怪不在乎的樣子，他們自以為手段高妙，」忽然又停止了說話，略過片刻以後，鮑爾頓湊近哥斯曼的耳邊，低低的問道，「你所跟隨的那個人現在何處？」

哥斯曼用手指着一羣聚談的人，說「那個穿着長雨衣右手挾着一把雨傘的就是，此刻他正和別的搨客們談着交易上的事情。」

「很好，」鮑爾頓低一下頭：「你可以先往事務所等着我，過會我就來的。」

「有頭路嗎？」哥斯曼進一步問。

「有一點兒，但現在我無暇和你細談。」



說着，鮑爾頓就匆匆地和哥斯曼分手，態度自若地接近聚着的一羣掮客中間，這時，他們正在議論着現金價格的高低，愛卡華雜在人羣間大聲地跟一個中年的掮客說話，他的面部微黑，酷似意大利人，方形的面頰，薄薄的嘴唇，中等的身材，年可四十左右，目光灼灼地朝着四周掃射，一望而知是一個機驚的人。

等到愛卡華跟那個不相識的掮客談好後，鮑爾頓上去和他招呼，從他的背後輕輕地一拍，愛卡華立刻回過頭來，要是一個胆怯的人，受這一拍無疑地慌張得不知所措起來，然而，愛卡華却毫不在意，回頭不慌不忙地跟鮑爾頓相招。

「先生是愛卡華嗎？」鮑爾頓恭敬地向他一鞠躬。

「不敢，我正是愛卡華，先生尊姓，不知有何見教？」

「我是來找一個人的。」鮑爾頓繼續着說：「此人即先生所識的朋松，先生近來見過他嗎？」

「你找朋松嗎？」

「對。」鮑爾頓答應了一聲，當他談話的時候，他模仿着猶太人的神態，神情畢肖，絲毫看不出一點破綻來。

「前一個點鐘我還看過他。」愛卡華說，「是在哥耳德大樓與他相見的，此刻他不知在那裏，你要找他，可以直到他所服務的銀行裏去問。」

「銀行在那條街上？」

「烏洛街，卡果李銀行，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鮑爾頓見他隨口應對，漫不經意的樣子，說完就混入到人叢的中間，看他的外貌，毫無劫財之意流露出來，鮑爾頓暗想，愛卡華雖然犯着強取債券的嫌疑，然而，氣度雍容，疑見他是一個十分鎮靜的人，這件奇離的案件，決非一朝一夕所能破案的。

已經是午後一點鐘了，鮑爾頓經了幾小時碌碌的奔走，胸中已略有端倪，他匆匆地從白洛得街回到事務所，卸下所有的化裝，和哥斯曼共同商議着對付的方法，二點鐘左右，他暗中率領着十幾個全副武裝的警察，以及五、六個便衣隊，直奔哥耳德大樓而來。

鮑爾頓在前，昂然直入，好像有着凶神依附着似的，大步而進，大聲地向着警察吩咐道：

「從這裏一直向前，瓦石堆裏，一律須加以週到的搜查，但在瓦堆間發現空隙，就更應仔細的留意。」

這時，高曼正在命令着幾個匠人搬運建築的材料，突然間從裏面出來了一個身材魁梧的人，他便是這裏的總工頭，拉住了鮑爾頓的右臂，高聲責問道：

「帶了這許多警察，來此作甚！」

「奉警察局長之命，來此緝拿一個匪徒，不信有執照在此，詳細的情形可以問警長卡萊。」

工頭看到了警察局的執照，就默默無聲地不言而退，鮑爾頓率領着大批警士剛想踏進廳前的小屋，因見工匠們四散走開，就吩咐着警察不必驚動他們，讓他們各自安心地工作，不准亂跑，等到搜查完畢後才准放行，那些正打算逸走的工匠們，現在祇能鎮靜着回到原處工作，高曼和另一個工匠輕輕地在談話，他態度從容，不住地吸着黃色的煙捲。

總工頭這時又走來問鮑爾頓。

「所有的工人們都不准走動嗎？」

「是的，」鮑爾頓答道：「昨天在烏洛街發出了一件極大的劫案，那個強劫的人，偷偷地把贓物放在此間的大樓，凡是造樓的工匠，都要逐一檢查」說着，他一步步走近高曼的身邊，提高着他的嗓音問道：

「喂，你是誰？」

「是這裏的石匠工頭，」高曼不慌不忙地回答着，他的態度鎮靜非凡，若無其事的样子。

「石匠的工頭」鮑爾頓故意諷刺着他「你當了石匠的工頭，自然不肯作強盜，可是你不能担保你的小工人們會把贓物偷偷地放在這裏的。」

說到這裏，鮑爾頓忽然舉起他的右手伸到額角上，這原是他們預先說好的記號，他的手剛舉起來，廳前的長廊下就發出一陣喧嘩的呼聲：

「捉住他，捉住他。」

那個被認為匪徒的人，原來是哥斯曼，他故作不勝驚慌的樣子，飛步穿過長廊，踏着樓梯而去，兩個警察緊緊地跟在他的身後，其餘的警察則在旁聲勢浩蕩地助威吶喊。

鮑爾頓也大聲地吩咐着警士捉住他。此刻高曼趁人不備，迅速地進入上午和猶太商人談話的那間屋子裏，鮑爾頓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一舉一動。他提高着嗓子，大聲道：

「快些！向着箭道追過去。」

如此說了以後，他又叫其他的警士裝出追趕的樣子，輕輕地回到上午所到的地室裏，這屋子裏空洞洞地不見人的蹤跡，仔細向着屋角探視，才見有一個人匍匐在地，正在那邊用短鑿打開牆腳底下的石甃，那人的手中，拿着一張鉅額的債券。

「高曼先生，」鮑爾頓微笑着招呼他：「費了我的許多心思，到底還是先生，請你客客氣氣地交給我吧！」

高曼聽了他的話，嚇得面如土色，神志昏迷，慢慢地站了起來，樣子像一個木偶人，忽然間他從胸口間摸出殺人的利器，——手鎗，猛地朝着鮑爾頓射擊，鮑爾頓將身略向下傾，避開了飛來的流彈，從高曼的身後緊緊地抱住他，高曼極力掙扎着，朝後又開了一鎗，當他發出這一鎗時，驀地從門外飛來一彈，打中了高曼的胸口，他大喊了一聲，朝後倒了下來，手中握着的債券頹然地跌落在地上。

那個發鎗命中高曼的人，不是別人，原來是哥斯曼。高曼被擊後，腦漿塗地，鮑爾頓用手按着他的額角，惋惜地說：「死了！是你把他打死了！」

「他不死，你的生命就有極大的危險。」

「你對這件案子想來已經明白了嗎？」鮑爾頓問着他的老友哥斯曼，「剛才你對你所猜測的一切，現在都猜中了。」

這時候，工匠們和警察都來看個究竟，鮑爾頓請求卡萊警長派一個能幹的警士看守在地室的門前，他拿起地上放着的短鑿，將債券納在懷間，和卡萊談着他破案的經過情形。

這張債券爲什麼會藏在地室的牆壁裏呢？

原來是這樣的：那個哥耳德大樓的地下室，靠近窗口的一面，就是廳前的第一個階級，窗口有着一塊活動的甄頭，取去後，就與石階相通，朋松的皮篋，安置在廳前的石階上時，就一度從活動甄頭的隙縫裏拿進地室裏，皮篋裏的債券就在這時候不翼而飛了，這樣神妙的把戲，自然不是朋松那樣的人所能發覺到的。

哥斯曼輕轉地撫摸着高曼的屍體，鮑爾頓惋惜地說：「算了吧！過會請你到事務所來，我將告訴你此案的真相……」

說完，就匆匆地去找費氏卡，將債券送還他，費氏卡從鮑爾頓手中接過了原封的債券，「興奮得

發狂似的頻頻向鮑爾頓探問：「是誰強取這債券？」

「盜劫這紙債券的人，已作鎗下之鬼了！」鮑爾頓低低的說，看他的神氣，好像不能從高曼口中探得主腦者的一線線索，認為是萬分遺憾似的。

費氏卡本欲酬謝鮑爾頓的功績，鮑却極力推却着。約紐市的各大銀行，每年都送給鮑爾頓相當數目的年俸，卡果季銀行自然不能例外，鮑爾頓因了按年領到了他們的年俸，這次的事，堅持着不肯受酬，就匆忙地離開了費氏卡奔向自己的事務所去。

到了事務所，哥斯曼早已等候許久了，他一進門，哥就懷着好奇的心理問鮑：

「爲什麼不盯住愛卡華？」

「這是一件離奇複雜的案件」鮑爾頓在沙發上坐下來，發表他對此案的偵探經驗，「照我看來，除了愛卡華以外，密司端什也不免犯着極大的嫌疑，我認爲愛卡華固知朋松每日送款到倉庫裏去，但暗中送這消息給他的人，一定是女書記端什，今日因帶款過多，就下此辣手了，以我所見，卡果季銀行的臨窗下，愛卡華的影子一定時時出現，他們或者互通消息，用暗號告訴愛卡華，而且哥耳德大樓，地處熱鬧的中心地點，不是預先安置好圈套，朋松皮篋裏的債券決不會如此莫明其妙的失去，高曼是石匠的工頭，他和愛卡華互爲狼狽，地室裏的活動軌頭，便是他們審思已久的機關。高曼等候愛卡華引誘朋松到大樓廳前談話，已非一日了，我見那牆角裏堆滿着拋棄的殘煙，猜想起來，也許是因

爲久坐心煩，吸煙自解所致，愛卡華引朋松到此，確費了不少的苦心，雨傘擊地之聲，並非告訴高曼暗示朋松的到來，蓋因高曼破靴開篋，不能毫無響動，實在是藉此亂之，朋松雖將皮篋放在石階上，但他必時時關心到它，愛卡華穿着極長的雨衣，正好遮住了皮篋的一部……」

哥斯曼連連的點着頭，他也認爲鮑爾頓的猜測是相當準確的。

「不過」鮑爾頓繼續着說：「他們的手段實令人驚服，朋松竟被他們瞞過，然而這也許是朋松的幸運，如果不如此，愛卡華和高曼一定用強硬的方法劫去皮篋，而置朋松於死地了。」

「但他們既得了債券，爲什麼又隱藏在屋裏呢？」哥斯曼又問道：

「問得好！問得好！」鮑爾頓哈哈地大笑起來。「是的，把債券藏在牆壁裏，這正是他們的聰明處，他們以爲高曼無故出門，恐引起別的工匠們的注意，但要是藏在身邊，則一旦朋松發覺債券遺失，一定集警到哥耳德大樓來搜查，因此才設法安放在牆壁裏，等到太陽下山以後，再來拿取，這樣就不會引起別人的議論了。」

鮑爾頓愈談愈起勁起來，哥斯曼聚精會神地傾聽着，室內靜悄悄地，除了鮑爾頓有力的談話聲以外，便什麼都聽不見了。

「當初我故令警士們追趕喧嘩」鮑爾頓的聲音漸漸地變得更高揚激昂了「這是聲東擊西的妙法，但假如高曼不以心驚，依然坦然如處無人之境，那我也奈何他們不得！」

「你這次偵探此案的線索我已懂得了一點，不過，愛卡華和端什既是嫌疑犯之一，你爲什麼輕易地放過他。」

「我何嘗不關心到他，使我認爲遺憾的是，高曼已死，少了一個證實的人。愛卡華如此老練，我有什麼方法找出他同謀盜劫債券的證據呢？致於密司端什，她自己說和愛卡華並不相識，自然更不能拿她怎樣！但照我的意見，他們二人無疑地是同黨。」

「你的話說得很好。」

「此案破獲後。」鮑爾頓繼續着說下去：「愛卡華一定不能在最近幾天內談笑自若於白洛得街頭上了，不過，債券雖然復得，但不能一網打盡，真是一個大大的遺憾，至於書記端什，下次我碰見費氏卡的時候，勸他立刻就辭退吧！你好好地記住，愛卡華和端什，他們並非其中的主腦人物，那個暗中指使的領袖，確是此中的能手，他的驚人的盜劫才能，連我也不得不欽佩他呢！」

「是的，那個暗中主指的人，一定是一個並非等閒的角色吧！」哥斯曼低着頭說。



## 二 金鋼鑽石的失跡

太陽光從窗外斜射進來，白英街事務所的辦公室裏坐着二個中年人，他們便是這所房屋的主人鮑爾頓和他的知友哥斯曼。

哥斯曼已是一個五十幾歲的中年人了，在紐約市的司法警署裏做事，他在那邊服務既久，地位也頗優越，和鮑爾頓相處多年，對於鮑爾頓的偵探才能，深致欽佩之意。

鮑爾頓喟然地說道：「這幾年來，那些劫賊土匪，他們的手段愈來愈高，和幾十年以前的他們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從前的匪徒，臉上戴了一副假面具，帶了一支手鎗，登高躍下，迅速如飛，是此中的上手，但那非要有強壯的體格，過人的膂力，靈敏的手段不可，然而，對付這種人，還可以應付裕如，不難捉捕他們。」

哥斯曼至此，也接着鮑爾頓發表了他對盜賊進步的意見。

「回想到在我童年的時候，一直到現在，祇有盜賊的搶劫手段，大有進步。」

「對呀！」鮑爾頓不住地低着頭：「在過去，一件案子的破獲，察其原因，至為簡單，實無研究的必要，但到了今天，法網愈密，盜賊的手段愈見高明，偵探學也跟着進化了。」

「是啊！」哥斯曼順氣和聲地附和着。

「不記得去年的卡果季銀行的劫案嗎？」鮑爾頓注視着屋頂的白色天花板，像在追憶着一年以前的往事。「這是一件奇離的事情。破案以後，愛卡華立刻就消聲匿跡起來，直到近來，才又再當嫖客，重爲馮婦了，但我堅決地認爲他還不是一個主動的人，一定還有一個傑出的主腦在那裏暗中指揮行事，不信的話，將來的事實可以證明。」

「我也是這樣的想。」

「不」鮑爾頓正色道：「這決不是什麼猜測的理想。而是確實的事實，烏洛街頭的近旁，一定隱伏着成羣結黨的匪徒。」

「那我們何不——網打盡他們？」哥斯曼提議着說：

「談何容易！」鮑爾頓不覺失聲地大笑了起來，「那個主使的人，暗中支配他的信徒，他們的行動，極爲機警靈活，我到了今日，僅獲得一個模糊的印象，但我熱望着有一天忽然發生了奇案，使我能找到了牠的蛛絲馬跡，捉獲此人……」

說到這裏，哥斯曼忽然用手指着外面，打斷了鮑爾頓的話。

「有一個人到這裏來！」哥斯曼低低地說。

鮑爾頓順着他指示的方面看去，果然有一個陌生人急急地進來，他的臉色略帶些微的青色，神

色倉皇，不勝匆匆。——孫子，踏進門來，就對他們兩人略低一下頭，謙順地說道：

「我是來找鮑爾頓先生的，不知鮑先生是那一位」說着，連忙從衣裝裏摸出一紙白色的名片。

「是我。」鮑爾頓站起來接過了名片，招呼他在旁邊的一張靠背椅上坐下來。

「鮑爾頓先生」那人自己介紹着自己：「設舖於美敦巷，專售金剛石，小號除了此間以外，在倫敦、聖彼得堡、聖穆丹木，都設有總行」

——鮑爾頓，不知有何見教？」鮑爾頓等他說完後，微笑着詢問那個陌生的來人。

「來此訪問先生，是由一個在銀行裏的友人介紹的。」狄得生說着，他又舉出幾個銀行界的人物名字來，這幾個人，都是烏洛街銀行裏的聞人，因為狄得生到這些銀行裏去存款，已歷二十多年，所以認得他們：

「今日冒昧來此」狄得生繼續着說，「實有不得不請求先生的事發生，我在平時聽人說起先生的驚人本領，深致欽佩之意，但不知先生能預先猜測我的心事嗎？」

「我們雖初次見面」鮑爾頓微笑着答道：「但我知你已有妻室，尊目近視。」

狄得生至此，引爲大驚，他張開着灼灼發光的兩眼，僅對着鮑爾頓出神。

「這又何必驚異呢！」鮑爾頓態度自若，坦然地說：「因我看到你的衣領口洗刷未乾，不像是縫工所爲，想必是尊夫人代勞的吧！你的夾袋裏帶有顯微鏡，已露出牠的柄端，爲此我妄加猜測……」

這時，哥斯曼深恐因了自己的存在有礙於他們的談話，就立起身來，向鮑爾頓作別，鮑爾頓叫他在鄰室裏略坐片刻，哥斯曼出去了以後，辦公室裏祇剩了鮑爾頓和那位陌生的來客。

「我委實等不及了，我的心裏亂得很！」狄得生目送着哥斯曼出去後，慌張地向鮑爾頓訴說：「今天早晨，我忽然接到一封突如其來的怪信，我看了以後，一時驚惶莫名，我拿了此信，遍詢銀行諸友，他們都說先生料事如神，定可助我一臂之力，爲特專誠拜訪，要想請先生爲我解釋此事的真相。」

遞過了信給鮑爾頓，狄得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神志木然，自嘆道：「這真是討厭的事，我此刻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鮑爾頓從狄得生的手中拿過了信箋，他仔細地察看這紙信箋上的字蹟，奇怪的是，這信既不是用筆所書，也不是用鉛字印上去的，好像是從那一本書籍，或報章上剪下拚上去的，歪歪斜斜地寫着這樣的字句：

書致 狄得生先生，足下，茲告者，近有不肖之徒，欲加害於 先生，務望小心在意，致若輩之姓名，因格於環境，未克直告，切囑切囑！

「這信有否信封？」鮑爾頓手拿着信箋讀了三四遍，仰着頭向狄得生說。

「有的，」狄得生答應了一聲，順手從身邊拿出一隻用過的信封，信封上的字蹟，雖爲墨水所書，但字體依舊仿照着鉛字的形狀，「這封信」狄得生繼續着說：「是昨天發出的。」

「想來是你的友人寄給你吧！」鮑爾頓又說：「他雖然好意通知你，一面却又不想使你知道他的姓名。」

「不說姓名，不知何意？」狄得生言至此，遍體戰慄，像是遇到了什麼不幸的事件如的。「以我猜測，那個寫信的人，或者存心不良，往後我不知將遇到怎樣的結果！」

「何必過慮！」鮑爾頓好言安慰他：「此事絕無生命的危險，破財或者不免，反正你是一個有錢的人……」

「不」狄得生連忙截止了鮑爾頓的話，分辯着說：「外面盛傳着我擁有百萬的家財，實際上我並無多大的財產，我在傑美黑海灣築有一所私人別墅，一年之中，我在那邊住了六個月，其餘的日子則住在租借的屋子裏。」

「你在城中除了出賣鑽石以外，還做些別的什麼營業？」

「沒有。」狄得生搖搖頭說：「因我身為經理，故上等鑽石以及寶貴的物品極多。」

「這些鑽石都是總行所托寄的嗎？還有，貴行開設于美敦巷，門戶想必很勤慎。」

「當然勤慎。」

「那末」鮑爾頓又拿出信箋看了一會，含笑問道：「在你的諸友之中，有否生性談諧的人？」

「因我生平不好嬉，所交的朋友都是沉默寡言不喜譚諧的人。」

「照你說起來」鮑爾頓下一個結論：「這封突如其來的怪函，怕是尊友故意跟你開頑笑吧！」  
「如此惡作劇，委實侮我太甚，但要是果如你所說的那樣，那到可以使我『高枕無憂』了。」  
狄得生至此，立刻得意地微笑起來。

「我想如果是一個好朋友，知道這樣的壞消息，他一定走告於你，何必又剪紙綴句，像兒戲那樣的。」

「真糊塗，我千萬想不到這些，今日聽了先生的高見，使我如大夢初醒……」

「假使寫這信的人和匪徒相識，他決不會輕易將消息告訴給你。」

狄得生連連地點着頭。

「你既認爲我的話確有幾分真理的話，那你總可以放心了吧！」

「對是對！」狄得生苦笑了一聲。「但我用什麼方法來處分這張信箋呢？」

「這不是一個十君子所做的事，你又何用放在心上呢？倘是我，也接到這樣的一封信，那將毫無疑慮地將牠送到字紙籠裏，此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聽了鮑爾頓的話，滿面愁容的狄得生，漸漸地恢復了他原來的神態，他的外貌不如初來時那樣的頹唐不振，他欣然地立了起來，緊握着鮑爾頓的手。

「辱承明教，使我恍然大悟……」

說着，他立起身來，想起身欲行。

「且慢」鮑爾頓連忙阻止他：「請你把這封信暫存我處，今日下午定當着人送還，讓我來仔細研究一下此中的內幕。」

「很好」狄得生將信遞了過去。

臨行時，狄得生又寫了一個住宅的地址給鮑爾頓說：「鮑爾頓先生，今晚我必在家，你有空，請過來談談。」

他們又緊握了一陣手。

狄得生去後，鮑爾頓將剛才所談的大概情形告訴哥斯曼，然後共同來商量一個處置此箋的適當辦法。

「那信箋上的字，像是從那一本書籍上剪下貼上的，」哥斯曼從鮑爾頓手中的信箋隨便拿過來一看，這樣地問着鮑爾頓。

「不錯」鮑爾頓不住地點着頭。他們用心地將信箋檢查了一下，就在 Design 一字的背後，是 Fr "cescant" execute 一字的背後，是 foexort」

「看這情形」哥斯曼自信地說：「那貼在信箋上的鐫刻紙片，無疑地是從字典上剪下來的。」  
「對呀！」鮑爾頓像是得了一件珍寶似的，興奮地說：「有了這個意外的發現，他日破此案，祇

要設法找到這本缺頁的字典，不難探得寫這封信的人了。」

這天下午，鮑爾頓將原件送給到美敦巷，狄得生雖受一番虛驚，經鮑爾頓如此解釋了以後，也就「釋然」了。

以後，鮑爾頓偶然到烏洛街的各家大銀行裏，說話之間，有時涉及到狄得生的爲人，他知道狄得生的家庭中，除了他的夫人以外，共有子女六人，外間雖盛傳着他是一個富翁，但在實際上，他存在銀行裏的現金並不多。

日子一天天挨了過去，就在狄得生訪問鮑爾頓後不久，一天下午，鮑爾頓正在事務所用飯，突然間從外面進來了一個中年的巡警。

「鮑爾頓先生」那個警士神色倉皇，不住地氣喘着，「我奉哥斯曼先生之命，請你趕快到美敦巷一走。」

「出了什麼岔子，郭佛萊？」

「美敦巷的金鋼石舖出了一件案子」那個名作郭佛萊的警士慌張地說：「先生立刻跟我動身吧！」

鮑爾頓看着壁上的時鐘，短針和長針剛好都指在「十二」的那個記號上，五月的天氣，早已有着夏季苦熱的氣象，鮑爾頓急急地戴上帽子，用着儘可能的加速度到了美敦巷。



遠遠地望過去，成羣的人擁挨在狄得生金鋼石舖的門前，警察則守住舖子的大門，沿街的百葉窗緊閉着，鐵柵也加上了一具堅牢的大鎖，上懸一小牌：「星期四照常營業。」舖主狄得生這時不知到何處去了，人們喧嘩着，身材魁梧的警長正在用力破壞那大門上的「鐵將軍」。

哥斯曼和那個警長密談着，他一見鮑爾頓的到來，就停止了他們的談話。回過臉來對着鮑爾頓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他。

這情形原來是這樣的：就在一刻鐘以前，哥斯曼有事打從這裏經過，忽聞爆裂聲，這時，舖主狄得生剛巧到傑美黑海灣去料理海濱的別墅，祇有傑柏生在這屋子裏。

所謂傑柏生，他是一個高大的老年人，這時他立在哥斯曼的身後，鮑爾頓問他道：

「狄得生先生今日回來嗎？」

「他昨天告訴我」傑柏生答道：「今天因事到別墅裏去，怕不見得馬上就回來吧！」

「舖中除了他以外，有沒有雇用抄寫？」

「沒有，舖子開設到此，向由狄得生先生一手經理，十餘分鐘以前，我在樓上做事，忽然霹靂一聲，天地像要倒翻了似的，全樓都搖動了起來，但我開窗一看，却發見不到什麼？」

鮑爾頓至此，乃轉向哥斯曼問道：

「裏面有無動靜，你去看過了沒有？」

「早已看過」哥斯曼迅速地答道：「舖子的後面有一條狹仄的小巷，後窗鐵板上，有着一個炸壞的小洞，煙從這個小洞裏冒了出來，而鐵板則未開，以我愚見，鐵板裏的小洞必爲炸彈所炸，但我遍尋各處，無論如何找不出強賊的踪跡，屋後雖有一門，但我們無法破門而入，爲此集合在這裏，打算等你到來後同去看個究竟。」

正在這時候，大門上的鐵柵被警長設法燬壞，柵上的鎖也被擊碎，哥斯曼在前，鮑爾頓在後，加弗雷守住了大門不讓閑人們進去。

他們到了屋子裏，除了煙氣漫漫籠罩住四周，此外便一無所見了，這是一間狹長而深的屋子，進門處放着一個殘缺不全的帳櫃，另有大鐵櫃一具，嵌裝在牆壁裏，露出牠的半個面積在牆外，此櫃鄰近後窗，櫃身因受炸已碎，空無所有，想見有人在用暴力炸燬了此櫃以後，任意拿取櫃裏的寶貴物件。後窗的玻璃，因了禁不住猛力振動的關係，已成碎片，陽光從窗外斜射進來，照見有一隻用舊了的顯微鏡，插在窗上的隙縫裏，鮑爾頓隨手拿過來一看，原是狄得生出入必備的東西。

他們又往各處搜查，哥斯曼從窗外的空地上拾到了一隻長約八英寸的橡皮鞋，鮑爾頓拿着玩了一會，無意地說道：「凡是一個夜行人，他們都歡喜着這樣橡皮鞋。」

屋下的地窖，有梯可通，哥斯曼領着鮑爾頓走下去，裏面漆黑一片，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地窖的臨街那一面，有着一道短門，門後用寬片的木板反門着，想見有人從此出走，先以木板偃臥在門後，然

後反手掩閉，因此牢不可破。

「那個竊劫的人，既然得了贓物，爲什麼還如此小心閉上了此門。這不是多此一舉嗎？」

哥斯曼望見了反門的地窖門，發出這樣的疑問。

鮑爾登發出一聲會心的微笑，他們從地窖裏重回原室，叫警士到狄得生的家裏去報了信，並向總局報告，於是，這位「美國的福爾摩斯」和他的知友再進地下室裏，鮑爾頓在那隻炸壞了鐵櫃邊伏下身去，一手拿着狄得生所遺下的顯微鏡，用心地在察看鐵櫃旁的地板。

「看得出什麼破綻嗎？」哥斯曼問。

「沒有什麼」鮑爾頓答道：「不過在地板上有一條焦枯的印痕，猜想起來，也許是炸藥的導火線，初初看來，以爲是地板上的裂紋，但等到用了顯微鏡詳加察看，才看清是火藥的引線。」

語至此，鮑爾頓的聲音漸漸地變得高昂激揚了起來，他又伏在地下細看了一回。

「你看！鮑爾頓目視着哥斯曼：「就在這一條導線上，隱隱地劃出二道鉛筆的印子。」

哥斯曼順着他的指示俯身下去，從鮑爾頓手中接過了顯微鏡，果然見到了二道糊塗的印痕。他發出好奇的詢問，「這是什麼意思？」

「焦痕本不足爲怪」鮑爾頓這樣地說：「但沒有這樣整齊，這也許是火藥點着時糢糊而生的焦痕，要是那樣，就不足爲怪了。」

於是，他們又向地室的四周巡視了一番，哥斯曼派人去向總局報告，鮑爾頓也回到白英街的事務所去了。

白晝發生了強劫金鋼石的消息，自然更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成羣的人們擁擠在美敦巷的街頭，總局接到了哥斯曼的通知，馬上派了大批警士和偵探來調查案件的真相。

下午五點鐘，鮑爾頓匆匆地來見狄得生，狄得生是在下午三點鐘從別墅裏趕回來的，他見了鮑爾頓，不覺失聲地大哭了起來，臉色蒼白得可怕，像一張略有蒼黃的白紙。

「抱歉得很！」鮑爾頓緊握了他的手，引咎自責道：「這都是因我才疏識淺，才使你遭此重大的損失，我實對你不起！」

「沒關係！沒關係！」狄得生苦笑了一下：「你又不是上帝，我怎好怪你，但我遭此巨劫，一洗如空，一身的財產都完了！」

「真對不起，你雖能原諒我，但我不能原諒我自己，這次的損失想來很大吧！」

「二三十萬」狄得生滿臉愁容，像是要哭出來似的，「而且這許多貴重的物件，」他咽嚥着，「都是各地的總行托我寄售的，今晨我接到內人的電話，我幾乎昏了過去，天啊！我交了什麼壞運，會遭此不幸的意外……」

鮑爾頓默然傾聽着他的話，他們略談了片刻以後，就彼此分手而別了。

第二天早晨鮑爾頓一早起來，就叫哥斯曼準備了一切，在傍晚七時左右跟他去作一次郊外的散步，哥斯曼滿口答應着。

七點鐘一到，兩人在相約的地方見過面，他們渡過了一條曲折的河道，到了長島車站，乘車向着傑美黑海灣而去。

黃昏時分，熱浪已退，一陣清涼的微風吹了過來，拂面別有一種「怡然」的感覺，哥斯曼緊隨在鮑爾頓的身後，他們穿過了一個密密的樹林，就到了預定好的目的地。

這是一個高大的板屋，板屋的旁邊，是一個簡陋的馬廄，樹林裏寂靜無聲，大地沉沉地像死去了的一樣。

他們穿越了屋邊的竹籬，到了馬廄所在，略為停步探視了一下，但見裏面黑黝黝地，空無所有，鮑爾頓將百葉窗推開，第一個跳了進去，哥斯曼隨後也來，二人凝氣屏息，重將窗戶緊閉起來，頃刻間室內又變成黑暗的世界了。

「再過一小時左右」鮑爾頓從身邊拿出電筒，按了一下，笑着對哥斯曼道：「你一定可以看到，有個奇怪的把戲將在這裏演出……」

「你好像到過此地」

「對啊就在今天的早晨」說着，鮑爾頓指着那東邊角落裏的一團黑影，哥斯曼過去一看，原來

是一個橢圓形的圓桶，桶的底下，堆滿了一叢乾草，桶的上部，同樣也用乾草覆蓋着，蓋上有一個小孔，電光所到之處，祇見有許多零亂的破紙，幾頁從字典上撕下的紙片，也在其中，一支半截的蠟燭，安靜地直立在亂紙堆的中間。

「這樣的布置，他們將燒了這馬廄嗎？」

哥斯曼見到了圓桶裏的情形，這樣地問着鮑爾頓。

「是的」鮑爾頓答道：「這是個巧妙的方法，放在桶中的蠟燭，點完後，亂紙就燃燒了起來，此燭極長，能支住至十二小時之久，桶有小孔，可以流通空氣，從夜半點起，到第二天中午時分，馬廄就無故被焚了。」

「此燭點到一半，為什麼忽然又撲滅了呢？」

「是我吹熄它的」鮑爾頓含笑着瞥了哥斯曼一眼：「今天早晨，我特地來此，發見了從圓桶裏透露出一道微弱的光線，爲此我連忙把桶蓋揭開，吹熄了牠。」

「照你看來，也許是狄得生自己安置着的，是不是？」

「這就是狄得生自稱的所謂『仇人』，那破紙堆裏的字片，分明是信箋上的殘頁，我們且等着，看着鬧出些什麼樣的把戲。」

於是，二人就在牆角裏匿身隱藏了起來，不久以後，遠遠地傳來了一陣清晰的脚步聲，一個糊塗

的黑影子漸漸走近桶邊，揭開了桶蓋換上一支長約二十四寸的蠟燭，依舊按照着老法子把牠點着了，燭光照見了那人的臉龐，鬚髮因了燭光的照耀變成赤色，面目猙獰，看去不像是一個正直的平常人。

他將燭點着了後，就回身出外，鮑爾頓跳出窗門，沿着牆腳走去，瞥見在板屋的旁邊，有着一個木棚相連着，那人從棚後一閃，就看不見他的影子了。

鮑爾頓和哥斯曼正想走近木棚的轉角處去看個究竟，驀地裏鎗聲「拍拍」的響了起來，振耳欲聾，鮑爾頓連忙拔出了手鎗，低聲地對哥斯曼說：

「跟着我，無論碰見什麼人，我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死他！」

他們行近了木棚的轉角處，看有三個高大的漢子，飛一般地逃向密密的樹林裏去，剛才到馬廄裏點火的傢伙，則仆倒在地面上，痛苦地掙扎着，殷紅的鮮血，不住地從他的胸口間流了出來。

微弱的星光照見他血漬淋漓的臉龐。

「愛……愛……愛……」

那人掙扎着說出這樣的三個字，就輕輕地合上了他的眼皮，永遠地安息了。

哥斯曼走到屍體的旁邊，他尖銳的銀光，發覺在死者的右手中緊握着一隻半新舊的皮囊，撥開來一看，像是正是美敦巷所遺失的金鋼石。

「這是金鑽石」哥斯曼失聲地叫了起來。  
「是的，這真是我們所要偵得的金鑽石」鮑爾頓得意地說，在他蒼老的臉上掛上了一絲輕快的微笑。

第二天，鮑爾頓和哥斯曼回到了白英街的事務所，哥斯曼請求鮑爾頓敘述他偵探金鑽石的經過。

「是的，這又是一個神祕莫測的案件」鮑爾頓喝下了一口咖啡茶，開始發表他對這件案子的意見。「我的偏見，強劫金鑽石的人，實在就是狄得生，我看那信上的紙片，貼得歪斜不正，剪貼的人，一定患着近視，我叫狄得生在他的卡片上寫下他的地址，他低頭近案，才能寫字，這封信一定是出於他的假造，假使我拒不接受，他將報官，一旦劫案發生，旁人就不會疑心到他……」

「唔唔」哥斯曼連連地點着頭。

「不記得嗎，狄得生第一次到這裏的時候，我說他的襯衫領口由他的妻子所洗，當時他神情有些異樣，其實我分明看得清楚，領口上面染有漿糊的污痕，用水洗去的，我又知道他舖中的金鑽石，十丸是總行所托賣，伴爲失盜，使原主無法追究，金鑽石原是別人的東西，如此以後，就變成狄得生的私產了。」

「失盜是一件事，自盜又是一件事，但我不懂得他爲什麼要費了這許多彎彎曲曲的手續。」



「這很容易解釋，鐵櫃不炸開，就不足表出發劫者的手段。」

「但他用什麼方法能使火藥線自己燃燒了起來？」

「方法可巧妙得很！」鮑爾頓拿出了狄得生的顯微鏡，高聲地說：「這就是燃燒火藥線的工具，我們知道，太陽的軌道，每天必有毫秒的相差，狄得生是一個心細如髮的人，他每日勤加試驗，我在地板上所發見的兩道鉛筆曲線便是他試驗時的記號，日光通過了顯微鏡射到火藥線上，久之發熱，就自己燃燒起來了。」

「但你怎樣想到往別墅的馬廐裏去？」哥斯曼懷着好奇的心理又問。

「金鋼石既是狄得生自己所劫，他到傑美黑海灣的時候，自然隨身帶去。今天早晨，他到別墅的馬廐裏原打算去找尋贓物，誰知到了那裏，就發見引火的大圓木桶。」

「這是什麼意思，有些怎樣的作用？」

「理由很簡單。」鮑爾頓不嫌磨煩地繼續着說：「試問兩間馬廐能值幾何？有此一焚，更可以證明金鋼石的被劫，完全是有人在那裏暗算他，總行裏的主持人誰也不會對他起了絲毫的懷疑，早晨我若不去，到了中午十二時，馬廐就燒了起來，那時，狄得生剛巧在城裏，無論每一個人，都會說仇人的手段太厲害，我熄了此燭，給狄得生知道了，他將不知道怎樣的恨我呢！」

哥斯曼若有所思似的點着頭，但他又發出一個疑難的問題，他說：

「那個被擊而死的人是誰？三個奔向林中的漢子到底是怎樣的角色？」

「問得好！問得好！」鮑爾頓含笑說出自己的意見：「照我看起來，燒去馬廄的計劃，並不是狄得生自己想出來的，一定另有幕後人在那裏籌劃設計，前次我暗中探聽，知他因買空失敗，負了一筆債，這次自盜總行托售的金鋼石，正好來補償虧空的數目。」

「自盜的事，既出乎旁人的計劃，等到事成以後，狄得生豈不要酬勞他們？」

「那當然啦！正因爲如此，他們向狄得生要求分得應得的老物，狄得生原打算賴去不給他們，劫得的金鋼石，最先藏在別墅的板屋裏，後來差人搬到城裏去，那奔向林中逃去的三個漢子，或者是主謀的人所派來的，他們打死了紅鬍子的老人，志在劫奪老人手中的金鋼石，誰知偏又遇到了我，給他一個大大的打擊，行劫不成，只得逃進到樹林裏去了。」

「我們真幸運，金鋼石毫不費力地拿回來……」

「這算着什麼呢！我的鎗彈沒有打死那三個可惡的小嘍囉，到白白地便宜了他們呢！」

鮑爾頓冷笑了一聲，他站了起來，喝了一口茶，然後又重在桌旁的一隻安樂椅上坐下來。

「老人臨死的時候，不住地喊着『愛……愛……愛……愛……』這是什麼意思？」

哥斯曼停了一會，又問。

「關於這，我敢武斷地說，他原想喊着愛卡華，因力竭氣沮，祇勉強地說出一個『愛』字……」

「如此說來，他無異告訴我們是愛卡華打死他的了」

鮑爾頓微微地搖着頭，對哥斯曼說道：

「也許是，也許不是，在我們沒有找到真憑實據以前，我們不能隨便加人以罪，我不是老早就說過嗎？上次卡果季銀行的案件，一定有一個傑出的能手在那裏暗中指揮，這次金鋼石的劫案，又是他們一黨所玩的把戲，現在我雖不能探得他們內幕的祕密，等到日子一久，忽然有一天發生了奇案，使我能找到破案的線索，那時我可以一網打盡了他們了」

鮑爾頓愈說愈精神煥發起來。

「不過」他略停了片刻以後，「在沒有破獲他們的內幕以前，我必須要謹慎自防，這次狄得生案的功績，在表面上不能宣佈是我親自製成，我就將全副功勞都送了你吧！這樣，出面破案的是你，暗中進行的是我，才不致給匪徒們所暗算，哥斯曼！你以為對不對？」

「也許是，也許不是，」哥斯曼模仿着鮑爾頓的口吻，他們倆不覺會心地微笑了起來。

### 三 密碼稿不翼而飛

「卜露先生來訪。」

「卜露，是洛賴卜露銀行裏的卜露嗎？」

鮑爾頓聽了脫萊的報告後，立刻將手中挾着的半截煙捲輕輕地丟去，整衣理髮，然後命令着脫萊去引導着卜露的到來。

卜露原是洛賴卜露銀行的股東，和洛賴合股，是烏洛街的幾家有名的大銀行之一，鮑爾頓則充任着該行的暗探，每年收受着他們不少的津貼。

此刻他神色倉皇，緊跟在脫萊的背後。

「卜露先生，久別了！」鮑爾頓一等到他進來後，殷勤地招呼着他。

「真幸運，鮑先生沒有出去。」

「有什麼意外嗎？」

「一言難盡，一言難盡，」卜露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了，全身微微地顫動着。

「請卜先生爽直地告訴我吧，我或許能替卜先生解決任何的難題。」

鮑爾頓這樣地請求着，一面向脫萊揮揮手，意思是叫他離開了這裏到外面的房間裏去。

脫萊去了後，卜露依舊欲語又止，他挨近了鮑爾頓的身邊，低聲說：

「剛才的那人可靠嗎？」

「絕對可靠，請卜露先生現在就說吧！」

卜露至此，乃將他坐着的靠背椅移動逼近鮑爾頓坐着的地方，小心地從身邊拿出一個信封。

「鮑先生，」卜露將身緊緊地挨近了鮑爾頓，聲音低到像夏夜蚊子的哼聲，「有些投機的銀行，暗地裏吸收股票，和人家合夥賺錢，你知道嗎？」

「知道」鮑爾頓回視卜露一下，點着頭說：

「此事極守秘密，深恐同業間互相探聽消息，真相一旦外露，那惟有立刻破產，再也沒有方面來挽救危局了。」

「這些事，我也略為知道了一點，先生此來，怕是爲着股票嗎？」

「不錯」卜露坦然地道：「我們爲了此事，已費了四個月長期的辛勞，專在市上收買股票，隨着市價的漲落，藉此賺錢，但這是一個投機的交易，假如我們的內幕給同業知道了虛實，股票的價目就一落千丈，而且還發生其他的意外。」

「拚了虧本以外，不見得更有別的危險吧！」

「不，不，」聽了鮑爾頓的話，卜露連忙分辯着說：「因為此種買賣，實際上和政府的利益互相衝突，失敗了下來，律師可以向法庭起訴告我們以『違法』的罪名，在平時，略用些錢，就可以逍遙於法外，烏洛街銀行中幹着這種不法的交易幾乎每家都是，我們組織此事，和一家叫做希果卜斯頓的銀行取得密切的聯絡，但我們對外界則嚴守秘密，即使是本行的職員，也不能預聞其事，且有一特種機關，雇了一書記和一個打字員，專門辦理股票買賣的事務。」

「卜先生，請你儘可能告訴我你所要說的話吧！」鮑爾頓等得不耐煩起來，催促着說。

「好的，我此刻心亂如麻，語無倫次，還請多多的原諒，今天來此，確是爲了股票的事，我和洛賴二人，合營此事，和希果卜斯頓往來的電信，都用密碼……」

說着，卜露就從身邊拿出一個薄薄的字紙，質地極薄，但光滑堅韌，寫在紙上面的，是無數蠅頭一樣的小字。

「這就是你們共同商議的電信密碼？」鮑爾頓接過了紙張，發出這樣的問話：

「是的。」卜露強爲笑容地點點頭，接着，他深深地嘆了一口絕望的氣，「可是現在都完了！」

「爲什麼？」鮑爾頓茫然地注視着卜露。

「這種密碼，已爲外人所得，因此，我們非常不安，因爲近來在銀行團中已發出對我們不利的言論。」

「你所說反對你們的是克迫迫卡銀行嗎？」

「是的，當我們最初合股創辦時，他們二人原打算極力破壞我們，我們時時在預防着他們，已經費了很多的苦心了，但他們還是不肯放手，暗中請偵探探刺我們的內幕……」

「是誰告訴你的？」鮑爾頓問。

「哥斯曼先生，」卜露答道：「我們也全靠他全才保護。」

「哥斯曼」鮑爾頓驚奇地叫道：「那末，既有了哥斯曼，就不必來找我了。」

「不是這樣說的，不是這樣說的。」卜露的神氣漸漸地感到不安起來，他的語調裏帶有輕輕的顫抖：「實在是因爲關係重大，不是像鮑先生那樣的神手，恐不能挽回危局，希果卜斯頓方面，今晨有電報來，叫我們趕快在這幾天內定局，然而，電碼已經失跡，假如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找不到它，那我們將遭遇到怎樣的結果！」

「照你的意思，是想叫我去偵訪那個偷電碼的人嗎？」

「是的。」卜露低了低頭，「最好請鮑先生先探一下克迫迫卡，他們是否澈底明瞭我們的內幕，假如知道了，不知是那一個人告訴他們的。」

「很好。」鮑爾頓慷慨地答應了下來：「我一定去照辦，請放心！」

「那末我要預先向鮑先生致熱烈的謝意。」

卜露的神色立刻變得和悅煥發了好多。

鮑爾頓匆匆地站了地來，問清了密碼底稿的形式，接着又問卜露，在他們的銀行裏有否有疑的人。

「在我們的特別機關裏，」卜露不住地搖着頭，表示他的話是十分可靠的樣子，「祇有一個書記，但他是一個誠實忠厚的年青人，決不會做出對不起我的事情，至于那個打字員密司端什呢？她也……」

「端什」鮑爾頓打斷了卜露的話，急急地迫問道：「她是誰？請你儘可能地告訴我吧！」

「她是一個年青漂亮的女性，身材很長，髮略帶赤色，在我們的特別機關裏任事以來，已有一年多的歷史了。」

聽了卜露的敘述，鮑爾頓猛地想起上次卡果季銀行所發生的債券案，是的，就在費氏卡的辦公室裏，不是也雇用着一位名叫端什的女打字員嗎？

這時，外面的電鈴「叮叮叮」地響了起來，鮑爾頓來不及和卜露答話，迅速地跨開大步踏進外間的房門，他急急地拿起電話聽筒一聽，才知道是洛賴打來的，他要跟卜露講着話。

此刻卜露將話筒接了過來，鮑爾頓則在旁聚精會神地傾聽着，卜露和洛賴僅談了二三句話，他的不安的神色因了對方的報告變得更為慘白可怕了，他的全身發出激烈的顫抖聲，最後，他終于失



落了緊握在掌心間的電話筒，向後倒退了幾步，在一隻傍壁的安樂椅上頹然地倒了下來。

「怎樣啦！卜露先生。」鮑爾頓目擊卜露的情形，到弄得不知所措起來。

「完了！」卜露張大着駭人的眼珠，呆呆地望着屋頂的天花板啞聲咽鳴着說：「剛才洛賴告訴我，今晨從希果卜斯頓拍來的電報，竟又不翼而飛了。」

「在那裏遺失的，洛賴先生親自看過了這份電報沒有？」

鮑爾頓低聲地問：

「洛賴的辦公室裏。」

卜露答着，彼此都默然無言了。

過了一會，鮑爾頓把手鎗放在衣袋裏，戴上了灰色的大禮帽，然後溫和地向着卜露

「卜先生，我們就動身吧！」

卜露用着乞憐似的目光望着鮑爾頓，一聲不響地站了起來。

他們倆人，剛踏出白英街事務所的門口時，湊巧哥斯曼適于此時回到事務所裏來，鮑爾頓不問情由，張着他的右臂挽着哥斯曼，匆匆地乘上一輛停在馬路邊供人雇用的馬車，他向着立在街頭中心的卜露揮揮手，說道：

「卜先生，過會再見吧！」

馬車夫在鮑爾頓的命令下，立刻策動了牲口前進，在車中，鮑爾頓將電碼失跡的案件粗枝大葉地告訴哥斯曼，同時他又願意以一分鐘一圓的代價，吩咐着馬車夫加鞭疾馳而進，他對哥斯曼說：

「倘我們能早一分鐘趕到，便增加一分獲得密碼的希望，卜露和洛賴是二個忠實的商人，我實不忍眼看着他們至于破產的地步。」

「那麼，你可有任何的綫索？」

「有一點兒，就是那位在卡果季銀行做事的端什，一年之前，她是竊取債券的嫌疑犯，而現在她却在卜露的銀行裏充任特別機關的打字員，我這次祇要從她的身上着手，也許能探得此案的真相，有個水落石出的日子。」

「但端什是一個年青的女子，憑她有怎樣驚人的手段，我們終不能專門在一個女孩子身上運行我們的偵探經驗吧！」

「那自然，我以為除了端什以外，愛卡華確是個不容忽視的人物，我早對你說過，在層出不窮的盜劫案中，一定有一個能幹的主腦在暗中指使……」

倆人這樣地談着話，不知不覺到了卜露所設的特別機關的大門口，他們跨入了電梯的鐵門，到達了大廈最高的一層，到了卜露銀行的特別機關的辦事處。

所謂「特別機關」的辦公室，是兩間普通大樓的房子，外間的面積較大，靠左開着一扇精美的

鋼窗，站在窗邊，可以遙望窗外的景色，室內的陳設，與公司裏的寫字間完全一樣，裏間和外間的動靜完全相隔，密司端什正在那邊埋頭打字。

他們進去後，洛賴和書記甲特立起來歡迎他們，鮑爾頓關切地向四周巡視一下以後，就對洛賴說：

「洛賴先生，希果卜方面拍來的電報何時到手？」

「七點四十五分」洛賴簡扼地答着。

「是你親手接收這份電報？」

「是的，我接到電報時原封未動，還是我親自拆開的。」

「那末，你應該將原稿繕出一份留底。」

「也會這樣做過，我是和甲特兩人合抄的。」

「這時打字員是否在這間屋子裏？」

「在裏面。」

談到這裏，鮑爾頓迫近洛賴的身旁，在他的耳邊低低的問道：

「當電報遺失的時候，甲特的情形怎樣？」

「他從沒有離開我一步。」

洛賴低低地回答，聲音低得聽不出來。

「請你仔細地想一想，」鮑爾頓的臉上現出憂鬱的神氣，繼續着和洛賴搭話：「在你發覺到電訊失落以前，你有沒有到過裏間。」

「我會拿了原稿進去，叫密司端什抄寫一封信，那時，我將電稿放在桌旁，一面講述着信裏的原意，一面看着端什埋頭筆錄，如此約二十分鐘，我就匆匆地回到這裏來做別的事，後來忽然想到了電稿，就立刻到裏間去拿，至則電碼已不翼而飛了。」

「情形就這麼的簡單嗎？」

「是的，就是這樣。」

洛賴截釘打鐵地答着。

於是，鮑爾頓就放下了洛賴，一直踏進裏間的房門，端什正在全神貫注地打字，她一看鮑爾頓的到來，暗暗吃了一驚，但他依舊顯出「若無其事」似的。

鮑爾頓奔到端什的前面，大聲地說道：

「密司端什，請老實告訴我電報的所在？」

「我……我不知道。」

端什的臉色立刻變成青白色，全身微微地顫動着。

「洛賴先生說是你拿的。」

「然而我的確不知道。」

鮑爾頓至此，明知道電報底稿早已另有出路，和端什爭論也無用，他就隨風轉舵，不再用言語威脅端什，他回轉身來，留意地向全屋巡視了一週，祇見在屋角的那邊開了窗，鮑爾頓過去一看，但見窗下的房子都比此樓約低十餘尺模樣，據洛賴說，住在這裏的都是克文楷印刷所裏的工人，大約有幾十個人，鮑爾頓因想人數既這麼的多，份子也一定很複雜，端什的電報底稿決不會從這裏傳去的，然而，細視全屋，則又覺得除了此間以外，別無可以傳達的地方。

他呆呆地向着窗外出神，想了又想，忽然他像觸電似的醒悟了過來，原來就在離開此窗約有一百碼左右的地方，那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建築，跟這裏的窗遙遙相對。

鮑爾頓發見了這個意外的祕密，喜不自勝，他再三叮囑着洛賴不容端什離開這個辦公室，一面又對着哥斯曼說：「快些跟着我去走一趟。」

洛賴似乎不很贊成鮑爾頓的措置，他認為端什是一個無辜的女子，不應該過份虧待了她，然而，鮑爾頓却固執着他自己的意見，洛賴因為在平時深服鮑爾頓的才能，也就默然無言了。

鮑爾頓和哥斯曼，沒有乘電梯急急地從扶梯上疾行而下，出了大樓，就乘上停在馬路邊的馬車，他慎重其事似的吩咐着車夫以最快的速度驅車前進，因他有急不容緩的要事，車夫聽了他的話，怎

敢有違，果然三分鐘以後，鮑爾頓的車已到達剛才在銀行大樓上所見的建築物，於是他又命令着車夫停馳了下來。

他們從車廂裏出來，他叫哥斯曼去找尋這裏的門房，自己就乘上電梯逕往最高的一層，電梯司機是一個納爾蘭人，鮑爾頓問他，他知道住在最上一層的是那一個，他搖着頭說是不知道，但說這個人不常到這裏，鮑爾頓再往下問，他就瞪目不知所對了。

升降機在大樓的頂層停了下來，鮑爾頓匆匆地跨出開着的鐵門，仔細認清那準對着洛賴卜露銀行窗戶的房間，用手旋動了紫紅色的門球，不能開，於是他就從身邊拿出了一串數目很多的鑰匙，嘗試了幾次，都不能適合此門的彈簧鎖，這時候，他的心中焦急得說不出來。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忽然給他發見了在門上的橫檔裏嵌着質地極脆的玻璃，這時，鮑爾頓已顧不得什麼法律的限制，也等不得哥斯曼的到來，獨個兒用鎗柄打碎了玻璃，一腳踏在門球上，輕輕地一躍，就從門檔的空隙處鑽了進去。

鄰室裏的人們聽到猛烈的響聲，紛紛出來探視，大家都認為來了一個白日行劫的匪徒，忙呼着門的人去報告警察局，鮑爾頓在內，耳聽得室外驚喧的擾雜聲，但他却像沒有聽到似的，態度鎮靜地偵視着室內的一切。

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辦公室，陳列簡單，除了一張廉價的寫字檯和二隻可以旋轉的靠背椅外，

僅有一隻火爐放在全室的中間，此外便一無所有了。

火爐裏還生着殘餘的灰火，在行將消滅的煤灰之上，有着一堆灰燼的遺跡，一望而知是在不久前燒去的，他細視之下，不覺得意地微笑了起來。

門忽然被人開着了。哥斯曼和門房的臉出現在叫囂着的人叢間，鮑爾頓大模大樣地步行出外，向哥斯曼急急地招着手。

「哥斯曼」他大聲地呼喊著：「我們快些去罷！我已探得了其中的詳情了。」

他們正想走時，看門的人立刻攔住了他們，哥斯曼至此，就揭開外衣示以警察局裏的徽章說：「我是官廳裏的人員，你們快放我走。」

旁人聽了他的話，立刻就讓開一條路，哥斯曼在前，鮑爾頓在後，他們從人叢間打開一條血路，倆人又乘了馬車。

「百老得街」鮑爾頓命令着車夫說。

車不住地向前疾馳着，霎那間就到達了一所高大的建築物，那就是和「洛賴卜露銀行」互相對峙的克迫迫卡銀行。」

「哥斯曼」他們下車後，鮑爾頓吩咐着他的同伴：「請你趕快到後門看守，如果愛卡華到這裏來，你立刻捉住他……」

說着，就從後門進去，踏進了銀行的邊門，這時克迫和迫卡正面對着談話。臉上頗有得意的神色，壁上的時鐘正指着九點，鐘下放着一隻火爐，九月的天氣，雖然在早上，却有幾分依稀的寒意，因此火爐中已生起了火，克迫和迫卡一見了鮑爾頓的到此，頗以為怪，但他們祇能十分勉強地招呼他。

「兩位先生早安！」鮑爾頓脫帽向他們請安。

迫卡默然無言，過了一會，他才冷冷地說道：

「這裏是辦公的祕密所，請你尊重你自己的人格吧！」

「不錯，正因為是祕密室，所以要來。」

「你是誰？」克迫站了起來，張大着灼灼閃光的兩眼注視着鮑爾頓。「請教尊姓大名，擅入私家的辦公室，意欲何為？」

「請你們別誤會！」鮑爾頓正色道：「我來此實負有重大的使命，你們且不必問我，過會便知道。我到底是誰，告訴你們，留在這個屋子裏，不許亂跑，大約就在一刻鐘以內，有個名叫愛卡華的人來此，你們可不能和他講話，否則就當我心手鎗裏的子弹，克迫先生！你是一過知書識禮的人，請尊重一些你自己吧！」

說了這許多話，克迫和迫卡都感到無話可說了，鮑爾頓坐在一隻傍壁的靠背椅上，冷眼盯住着一個窮態畢露的主人，全室寂靜無聲，給一種嚴肅緊張的空氣籠罩着。



少頃，門忽然微微地啓動了，愛卡華狡猾的臉出現在鮑爾頓的面前，他斜眼瞥見了潛伏在屋角裏的鷹犬，如果換了一個人，也須要驚惶得不知所措起來，但愛卡華却視若無睹，語氣和平地對克迫說：

「克迫先生，請借我五十磅，明天要用……」

他一面這樣地和克迫說着話，一面又走向火爐邊去，把背朝着火爐，鮑爾頓忽見爐火裏揚起了一層火燄，就急急地過去一看，却是一張電碼的稿紙，但已被融融的爐火燒去了。

「關你什麼事。」

愛卡華用手攔住了鮑爾頓，冷冷地說。

鮑爾頓至此，也對他無可如何，他直視着愛卡華良久，才開口說道：

「愛卡華，你緊緊地記住，終有這麼的一天，我將用手鐐捉住你。」

克迫和迫卡聽了鮑的話，不覺好笑了起來。

鮑爾頓向他們說聲「再見」就頭也不回地跨出了銀行的辦公室，剛巧哥斯曼正上來在找尋他。

「完了！他無精打彩地嘆了一口深深的氣。

「一點兒希望都沒有了嗎？」

哥斯曼低低的問。

「不，他們的詭計已被我打破，但我不能獲得確實的證據，以致不能捉住他們，午後你如有暇，可到白英街的事務所裏來，我當告訴你此事的真相。」

和哥斯曼分手後，鮑爾頓就到出事的地點，這時，洛賴和卜露引頸盼望着鮑爾頓的到來，壁上的時鐘正指在「十」字上，鮑一到後，他們恨不到立刻明瞭此中的真相，然而，鮑爾頓並不和他們講話，急急直衝到端什打字的裏間。

「端什」鮑爾頓大聲地說道：「這次我饒過你，但你自己應識相，我也不來追究你，從今日起你就自動離此，免得我使你過意不去。」

端什的面色霎那間變得發青了，她氣悶地望着鮑爾頓，然而又不敢有所聲辯，她默然地收拾了一切，徑自出了辦公室而去了。

端什走了後，鮑爾頓才和二個銀行的主人談起話來，他問洛賴道：

「希果卜斯頓方面拍來的電報，留有底稿嗎？」

「抄的。」

「你們很幸運，電碼的原文已在克迫迫卡銀行辦公室裏的壁爐中燒去了，此時還祇有十點鐘，市上沒有一個人知道你們的電訊密碼，請你們放心到交易所去拍賣股票好了。」

在下露和洛賴的頻頻道謝聲中，鮑爾頓向他們告別一聲回到自己的事務所，路事休息以後，哥斯曼剛巧到臨，於是，他們倆就談起這次偵探電碼的經過情形起來。

「我始終欽佩你超人的偵探才能，就以這次電碼來說吧！到現在還使我弄得莫明其妙。」哥斯曼一坐下來，就這樣地開頭說：

「其實是一件很易明白的事。」鮑爾頓點着了一支烟捲，開始將他偵探此案的見解說了出來：「當初我聽了卜露君的報告，就斷定是端什所做的事，但光是端什一人，決不會有此胆量，她一定和愛卡華互相聯絡……」

「這個我也知道。」

「我從銀行裏面的窗口遙望對面的屋頂，覺得很奇怪，這兩所大樓是離得這麼的遠，無論用怎樣的氣力也不能將電碼擲到對面的屋子裏，後來我急入愛卡華的室中，見有剛燒去的繩紙的灰燼，於是才恍然大悟，我知道了他們玩着的是什麼樣的把戲了。」

「我也猜到了七八分……」

「且聽我說。」哥斯曼正欲發言，鮑就用話打斷了他，他的臉上現出得意的微笑，津津有味地繼續說着他破案的經過情形：「我原聽到甲特說過，他告訴我，在這大樓的附近，時常有人作着放紙鸞的遊戲，因此，斷定愛卡華盜取電碼所需用的工具一定也是這玩具，愛卡華真費盡了苦心，他在平時

# 証

唆使着附近的兒童們放風箏爲戲，使人不會有所懷疑，但端什能於霎那間繫電碼於紙鳶之上，也可以說是一個傑出的人才了，愛卡華在接收了電碼後，仍能從容不迫，將紙鳶投入火中，不能說他無才……」

哥斯曼全神貫注地傾聽着，他頻頻地點着頭，而對愛卡華的才能爲之驚服。

「幸而我先一步到克迫迫卡銀行」鮑爾頓的語調裏充滿着無限的興奮成份：「不然的話，賴和卜露勢將陷於全部破產的境地，如果愛卡華比我前一步到，那我明知電碼落在他們的手中，也奈何他們不得……」

「這真是千鈞一髮的關頭。」

「愛卡華趕到時，如果是別人，他一見了我，一定會驚惶得什麼似的，但他到底不是一個尋常的匪徒，他的才能很出於我的意外，電碼雖然可以發大財，他却寧願白白地燒去，使我找不到證據捉住他，而他也就保全了他的生命了。」

「這一個火爐，好事全給它破壞了。」

哥斯曼聽了鮑爾頓的話，嘆了一口沉重的氣，「是的，這一次又饒恕了他們了」

鮑爾頓把臉朝着窗外，這樣地惋惜着說。

#### 四 地窖裏的祕密

在熱鬧的烏洛街頭上：

一個年約五十左右的老年人，背負着一個破舊不堪的麻布包，右手拿着一根極細的木桿，桿的上端，裝有一個半月形的鐵鈎，他低垂着頭，沿路遇有廢棄了的殘物紙片，就用鈎納入於背上的破布包，漸漸地從東向西而去。

這時候，哥斯曼因了屢次捕盜有功，已從警探升爲警探長，他剛從烏洛街的西邊走向東邊來，和這個古怪的拾荒者對面相遇，他冷眼一看，認爲這個老年人的形跡可疑，就申斥着他趕快離開這裏，

老年人聽了哥斯曼的話，顯出不悅的神色，喃喃地欲語又止了二三次，最後，他終於吞吞吐吐地說出了這樣的話：

「哥斯曼，你難道不認識了我嗎？」

哥斯曼聞言，暗暗吃了一驚，他不住地在老年人的身上打量，終於給他認清了那個拾荒者的本來面目了。

# 庫盧保全

「鮑爾頓！」他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

「勿高聲！」那人低低地說：「過會請你到我這裏來，我有語要和你談談。」

如此說了以後，那人又俯下身去，自顧自地走開了。

中午時分，哥斯曼遵約前往，拉住了鮑爾頓的手忘形地大笑着：

「哈哈！你的化裝真好，我在烏洛街上看到你，竟不認識你了，但你如此的打扮，端的爲了什麼事呢？」

「事態嚴重到十二分！」鮑爾頓正經地說道：「我的頭留着還有用處，我不能讓它輕易地給人割去。」

「奇怪，這話是什麼意思？」

哥斯曼聽了鮑爾頓的話，到弄得莫明其妙起來。「且坐下來」鮑爾頓舉起他的右手指着身邊的椅子，等到哥斯曼坐下後，他才繼續着他的話：「今天一整天，有許多人緊緊地跟着我，他們意欲致我以死命，幸而沒有成功……」忽然他停了一停，急急地問道：「哥斯曼今天是不是星期六？」

「爲什麼要問起這個？」

「實不相瞞，近來我因極力想保全我的腦袋，忙得不亦樂乎，幾乎連日子也忘掉了。」

「今天確是星期六。」

「那末計算起來，應該是在星期三那一天了，這天我有事往包達街，在一所樓房之下經過，這時天色已黑，忽然間好像有一件東西從我的耳邊飛過，打在牆頭的石磚上，我過去一看，原來是一個扁形的鉛餅。」

「是彈丸嗎？」

「誰說不是，這個彈丸是從汽鎗裏發出來的，射擊者似乎瞄準了我的腦後而發的，不中，就打在石板上，當時我舉目四顧，竟連一個鬼的影子也找不到。」

「那末，一定有人在暗算你，這個人真可惡！」

「你且聽我繼續說下去，就在本星期四那天，晚上我打從第五道街經過，一輛汽車疾馳而來，把我衝到一丈外的街上倒下來，司機的人又直從我的身上開過來，幸而我迅速地立了起來，才免於被輾為粉碎。我忍着痛，眼睜睜的看着那汽車離我遠去，心裏想要追上去，却因兩腿發痛，不能如願了。」

「你會見到開車的人的面目嗎？」

「沒有，因為那時已經是很夜深了。」

室內靜悄悄地，祇有時鐘的擺動聲應和着每個人的心弦。哥斯曼傾聽着鮑爾頓說起另外一樁不測的遭遇。

「那是本星期五所發生的事。」鮑爾頓出神地望着窗外的野景，似乎在追憶當時的情形。「早

晨七點鐘，我從第四十一道街經過，前面有許多工匠正在拆造一所破陋的房屋，忽然在離開我約有一尺左右的屋頂上落下一塊重約百磅的巨石，再望屋頂，則又空無一人。」

「略移一尺，你就成了肉漿了。他們真可惡，你應該預防他們才對。」

「不要緊的，」鮑爾頓若無其事似的說：「今天還有半天，明天是星期，他們或者能放鬆我，但從下星期一起，我想一定有更妙的方法和開個不大不小的頑笑了。」

「此事關係重要，你決不可視同兒戲，那個主指的人，是不是愛卡華？」哥斯曼關切地問：

「是愛卡華的黨魁，他的手段更在愛卡華之上。你還記得嗎？上次狄得生金鋼石案的破獲，我特歸功於你，正因為深恐他們恨我澈骨，想欲加害於我，我和他勢不兩立。要是我不能除了他，他就暗地裏害我的性命。」

「至今為止，可有什麼線索？」

「沒有，雖然我天天偵察着愛卡華和端什的行動。」

「你是此中的老手，難道不能探得他們的一切嗎？」

「委實不知道，」鮑爾頓肯定地說：「照我看來，他們也許有一天犯了一樁巨案。那我可以找着了牠的蛛絲馬跡，一網打盡，不獨可報前仇，且永雪我心中之恨，我相信這麼的一天是會到來的，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



他木住地吸着煙捲，蹙眉屏息，狀若籌運熟思的樣子。哥斯曼身為官中的探事長，識人極多，但他獨欽佩鮑爾頓勇往直前的精神。因為鮑爾頓的為人，任俠性成，臨難不懼。約紐市的一羣匪徒們，沒有一個不是對這位機警的警犬有所恐懼的。

「今晨你在烏洛街化裝成爲一個年老的拾荒者，有些怎樣的作用？」

彼此沉默了片刻以後，哥斯曼又打開了四周嚴肅的空氣。

鮑爾頓隨手將半支殘餘的煙捲拋去，懶洋洋地答道：

「去找一個人。」

「他是誰？」

「是一個陌生的人。」鮑爾頓將身湊近了哥斯曼的身邊，說：「這還是上星期二所發生的事，我獨個兒走在路上，覺得在我的身後，有人緊緊地盯住我，我回頭一看，完全是一個不相識的陌生人，我想，他既然對我如此留意，我也不能不注意到他。當時搶前幾步進了一家酒館裏，我在裏面經過化裝的手術後就換了一種形狀，出來一看，他還在矚目地找尋我……」

「後來怎麼樣？」

「我一直尾隨在他的背後，跟他進入了二條狹長的小巷。」

「就是我們今日遇到的那條小巷嗎？」

「是的，」鮑爾頓不覺地好笑了起來，他回想到早晨所發生的一件趣事，「可不是，當初我喬裝一個老年的拾荒者，你還當我是意大利人呢……我到了這條小巷，那個找我的生客打從一家名叫勃洛哥的洗衣作裏進去，我那時靠了我的化裝，大模大樣地進去一看，則此人已不知去向了。於是我再留心這個洗衣作，既沒有後門，也沒有後窗，而我眼見着進去的人，竟隱身於無跡了。」

「這到奇怪，你跟店主談些什麼話。」

「我祇問他洗衣的費用，別的話不敢問，因恐他會對我起疑。哥斯曼，你得記住，在我未找到那個跟着我的人以前，你千萬勿到勃洛哥洗衣作裏去。這幾天，我正在四出偵探該處附近的動靜……」說到這裏，鮑爾頓驀地看見了放在案上的一份電報通知書，若有所悟似的搖着說：

「我幾乎忘記了，另外我將告訴你一件事，放在這桌上的電報是葛萊瑪索銀行拍來的，這家銀行，是在包斯頓地方，你知道嗎？」

「我不大清楚那邊的情形。」

「打電報來的人，是行主葛萊瑪索，他說無論如何叫我在今天晚上到包斯頓，因為有一件關係重大的案件急須偵探，而且願意出極高的酬金。」

「那末，你打算去不去？」

「沒有一定」鮑爾頓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他隨手拿來放在桌上的呢帽玩弄着，「當初我

答應他下午給他個回音，如果要去的話，下午四點鐘便可以決定了。你倘有暇，四點鐘左右可以來談。」

說着，鮑爾頓起身欲走，哥斯曼向他問道：

「現在到那裏去？」

「上館子，我還沒有用過中飯呢？」

鮑爾頓就這樣地和哥斯曼到了一家法國的飯店，預備進餐，這家飯館是他常來就食的地方。而且主顧者多是銀行界中的人物，因此鮑爾頓和他們混得很熟，他坐了下來，舉目四顧，祇見在滿屋子的顧客中間，祇有一個是生客，那人正在骨碌碌地看着鮑爾頓。

離開鮑爾頓不遠的地方，坐着一位商人模樣的中年人，他原是盛利公司的會計，和鮑爾頓很談得來。他倆一見了面，就彼此互相地招呼起來。

「薩得生，近來怎麼樣？」

鮑爾頓先開口這樣說。

「馬馬虎虎」那個名叫薩得生的人微笑着和鮑爾頓握握手。「老鮑，有什麼新鮮的新聞嗎？」

「沒有」鮑爾頓搖搖頭：「世界進化了，人類的道德水準已提高了不少，因此，我終日閒着沒事，你們投資經商的人，也可以安心了吧！」

「全恃大力！」

薩得生謙和地說。

「噲，」鮑爾頓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今天你爲甚這麼遲才用中飯。」

「爲了一點小事。」

「什麼樣的事。」

「等我用完了飯再說吧！」

於是，倆人匆匆地用飯，十餘分鐘以後，薩得生才將所謂小事的大概情形原原本本地告訴鮑爾頓。

「這事是這樣的。」他開始如此的說。「友人葛里埃開了一所小規模的寶石兌換所。今日十二點左右，他跑來看我，將一小匣寶石放在我的案上，意欲暫存於銀行的倉庫裏，到下星期一他才來拿。他和我分手時，曾說這小匣中藏着一些寶貴的寶石和少數的紙幣，因爲他的兌換所缺乏妥爲保存的地方，因此才寄存於我。」

「葛里埃是本地人嗎？」

「這到不知道了，我祇知道他的總行梅陰，而他有一個極知己的友人則住伯里卜忒，每隔一、二天，他必往返訪友，因此才將小匣放在我處，這樣地習以爲常，已經有好幾十次了。」

「那末，你就爲了這點事弄得這時候才到此用飯嗎！」

「不！話還沒有說完呢！」薩得生聽了鮑爾頓的話，立刻分辯着說：「這位葛里埃他有一個年青漂亮的未婚妻，今天她送給葛里埃一隻名貴的金錶，此錶被葛里埃放在小匣裏，一同擺在我的寫字檯上，誰知這隻錶的響聲極猛，弄得我不能工作，後來我趕快把它鎖在保險箱裏，如此，我才能繼續着工作，但我給錶聲擾亂了約有一小時之久的晨光，所以遲遲來此進餐了！」

薩得生津津有味地暢談着，但這些無關緊要的話，刺入鮑爾頓的耳朵，他平靜的臉上微露不安的神色，然而又不敢顯露出來。勉強裝出萬分鎮靜和坦然的樣子。

他偷偷地觀望着四座的人，恐怕有人在注意着他們的談話，等到他看清並無可疑的人雜在坐席間時，這才低聲地向薩得生探問：

「你出來時，保險箱裏的鑰合上了嗎？」

「合上的，我們這隻保險箱，非常考究，鑰一經合上後，不到相當的時間，必不易開，今天我關上了它就要等到下星期一上午九時，才能開啓。」

「這樣說起來，葛里埃的名貴金錶就祇好再過二天才能應用了。」

「那還用說嗎？」

薩得生慢不經意地和鮑爾頓搭說着。

鮑爾頓雖然懷疑着葛里埃的人格，但他絕無絲毫呈於形色的表示。他得意地微露着笑容，詢問着關於葛里埃的一切。

「葛里埃很多朋友」薩得生這樣地告訴他：「他是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待我極好，時常請我去看戲，喝酒，或者玩玩女人。」

「真是一個好朋友。」

他們暢談了約近半小時，薩得生有事先走，向鮑爾頓道聲「再見」逕自下樓而去了。鮑爾頓目送他的背後消失在樓梯的轉角處，暗想，他真是一個幸運者，無意中告訴我這些關係重大的話。我身為偵探，自然應暗中保全他的生命財產。

這樣想着時，他不覺得意地哈哈大笑起來。明知有人在偷偷地注視着他，但他故意當作不知的樣子。付過了飯錢，回到白英街的事務所。

「脫萊」他一踏進辦公室的門檻，就高聲呼喚着這個幼年的小侍者，「趕快將皮包交給我。」

「是」脫萊恭恭敬敬地答應了一聲。

「我有事急須外出，你快些給我打一個電報到包斯頓，對他們說，我在今天下午五點鐘動身赴葛萊瑪索先生的約會。」

說着，他從脫萊手中接過了常用的皮包，裝入了應用的化裝用品和二枝精利的手鎗，正想出外

的時候，哥斯曼也於此時趕到了。

「你決定到包斯頓去嗎？」

「是的，這是所謂『疑兵之計』，哥斯曼，你還以為葛萊瑪索打來的電報是真有這會事嗎，不，這全是他們的詭計，因他們屢次想加害於我，都沒有成功，現在就假造這一份電報，騙我出紐約，如此，他們才敢放膽行事。但我自有應付他們的妙計。」

鮑爾頓說到這裏，不再繼續說下去了。他迅速地湊近哥斯曼的耳邊，咕嚕了一會以後，又對脫萊說了他要說的話。

下午四點鐘左右，哥斯曼按照着鮑爾頓預定的計劃去進行，一刻鐘以後，鮑爾頓攜帶着他的黑色皮包，雇車直到開往包斯頓的碼頭，特地買了一張特等的船票，船將開時，他昂然地立在船頭的甲板上，眺望着四周的景色。

汽笛「嗚嗚」地長鳴了一聲，司機者開動着輪船的發動機，在歡送者熱烈的呼歡聲中，船身漸漸地向前移動了。不久，船身很快地離開了碼頭。

鮑爾頓的視線集中在遠處的岸邊，那邊有着一個人不住地向他探視。他知道這個人一定是負着有重大的使命來偵探鮑氏的行動的，如此，他故意立在甲板的一堆貨物上，閒情逸緻地仰首向着蔚藍的天空。

太陽還高高地掛在西邊的天空中，射出一道黃金色的光輝，映照在鱗鱗波動的水面上，船像一個個巔波的長途旅行者，漸漸地遠去，終於消失在歡送者的眼中了。

鮑爾頓舉首四顧，突然間見有一隻小型的遊艇，艇上坐着二個面熟的人。

遊艇朝着船身的方向漸漸近來，彼此間的距離還不到二十碼左右，這時鮑爾頓迅速地跳了下來。他原是一個游泳的能手，霎那間就游近了小艇而被哥斯曼從水中拉了上來。

「他們這一次一定上了我的當了。」

鮑爾頓緊握着渾身的濕衣，得意地對哥斯曼說：

哥斯曼目擊鮑爾頓勇敢治事的神氣，暗暗爲之驚服，他笑着向同來的名叫阿卡姆的同伴稱頌着鮑爾頓。

「你看鮑先生真了不得。」

「這算什麼」鮑爾頓正色道：「爲了公家的安全，我寧願犧牲個人的生命，我知道這時候，他們也許在舉杯相慶，以爲我受了他們的欺騙，今晚必大膽行事，然而，誰知道我又回到紐約市來了。」

「今晚的總動員，你確有把握沒有？」

「那不能武斷地說，但我想，如果我所猜測的不錯，或者可以一網打盡他們，但是，我們自己的準備已經舒齊了嗎？」



「是的，」哥斯曼迅速地答道：「除了我和阿卡姆以外，還有六個助手，他們都集中在葛蘭薩的家裏聽你的指揮。」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鮑爾頓連連地點着頭。

他們到了葛蘭薩的屋子裏。路事休息以後，鮑爾頓就當衆說明了他們預定好的計劃，六個助手原是官廳中的探事，但他們聽了鮑爾頓頭頭是道的敘述，一致推崇鮑爾頓的才能。

「今晚我們或許不能有所收穫，但無論如何，請各位協力相助，從上星期起，就有人暗中跟着我，意欲置我於死地，今日又假造電報，騙我離開紐約市。因此，我的推測是，他們一定在晚上發動。」

「但不知從何處下手？」

說話的是阿卡姆，他是哥斯曼手下的一員探事。

「第一點，我們應加以注意的是勃洛哥洗衣作，那天我親自看着跟着我的人打從那邊進去。」

「就是你所說那個失跡的人嗎？」

「正是他，他進入洗衣作裏，就不見了。照我看起來，勃洛哥洗衣作既是無窗無門，無疑的一定有

一個地窖通到別的地方？」

「地窖？」

「是的，因為想到地窖，我又猛憶起葛里埃寄存於盛利公司的寶石匣子。」

「葛里埃是誰？」哥斯曼插口問：

「他是薩得生的朋友，時時將寶石匣寄在盛利公司的保險箱裏，他又極力拉攏薩得生，請客看戲，一味的奉承，但光是寄存些匣子，那到不要緊，而唯一令我起疑的是匣中放了一隻貴重的金錶，自稱為他的未婚妻送給他的，薩得生接過寶石匣，忽然從匣子裏發出一種鏗鏘的響聲……」

「有錶放在寶石匣裏？」阿卡姆不解地說：「那當然會響動了起來。」

「啊！你錯了，你以為放在這寶石匣裏的真的是金錶，不，那分明是小型的炸彈呢！」

「炸彈？」阿卡姆驚叫了起來，其餘的人們也關心地傾聽着。

「是的，是炸彈，」鮑爾頓肯定地說：「此彈能自動爆裂，而且萬一爆發開來，一定從上下垂，我剛才不是說過嗎？勃洛哥洗衣作離開盛利公司，祇有二十碼左右的遠近，假如從洗衣作裏掘了一個地窖，直達盛利公司的附近，是一件極易的事，寶石匣裏的炸彈如果爆發，那末，盛利公司的保險箱一定陷到地下裏去，他們就可以坐守在地窖，劫取保險箱裏的金錢了！」

聽了鮑爾頓的高見，每個人的臉上都掛上了得意的笑容，人們雜亂地議論着。

「鮑先生所說，炸彈既放在寶石匣裏，那我們為什麼不到盛利公司去拿了牠，不是更省事了嗎？」

說話的是赫遜，大家的視線都一致集中在他嚴正的臉上。

「這樣做不是捉不到他們了嗎？」鮑爾頓提出了反問，然後他又溫和地告訴赫遜，他說：「這是辦不到的事，因為保險箱上所採用的是時辰鎖，非要等到下星期一不能開啓。但我知道炸彈的爆發時間必在今晚十二點以後，因為過了十二點，盛利公司所有的辦事人員統統回去了，他們才好放膽行事，我們祇要在十二點到一點之間，大夥兒圍住了科街的勃洛哥洗衣作，就不難一網打盡了。」

到了晚上，鮑爾頓和哥斯曼經過化裝的手術後，從科街穿入到一個狹側的小巷裏。

陰沉的天，漆黑的夜，大地給一種嚴肅得使人透不過氣來的空氣所籠罩着，兩人默默無聲地才走着，在小巷裏的一家洗衣作的門前停了下來。

這時，洗衣作的大門已經關上了，從狹細的百葉窗的空隙裏透出一道微弱的燈光。

一會兒以後，從門縫裏發出一種微弱的聲音。

「誰！」

「是我，」鮑爾頓把嘴湊近門縫處向着裏面說道：「你是勃洛哥嗎？我有一封十分重要的信想面交愛卡華。」

「他的確在這裏，是誰叫你到這裏來的？」

「勃洛哥，你這人真不知趣，隔了一重窗門，我怎好低聲和你說話呢！你開了門，便會知道我是誰。」

差來的了。」

鮑爾頓和顏悅聲地說着。他的語調裏充滿着誠懇的成分，對方聽了他的話，不再發問下去了。門微微地啓動了，勃洛哥從半開着的門縫裏探出一個頭來。

「你是大姆指差來的嗎？」

「是的。」鮑爾頓點頭回答。「我負有重大的使命，要和愛卡華談話，請你放我進去，當心馬路上有人走過。」

於是，勃洛哥就將門完全打開，鮑爾頓和哥斯曼一擁而入，在模糊的燈光下，勃洛哥對他們仔細地打量了一會，他斜眼看了看腳底下的地板，忽然像從迷夢中醒過來的似的，大聲地對鮑爾頓他們說：

「我和你們素不相識，你們到底是誰？」

「是誰？」鮑爾頓冷笑了一聲，「你連我們也不認識了嗎？是的，我們改了裝，怪不得看不出了。我問你，愛卡華藏在那裏？」

「我不能答覆你！」

時候，鮑爾頓立刻從身邊拿出了手鎗，對準了勃洛哥的胸口，叱道：

「亂說，你再說一句，就請留心你的腦袋。」

鮑爾頓的武力威脅下，無可奈何地舉起了他的二手，哥斯曼順手拿出手鎗給勃洛哥。

葛蘭薩的家裏，而他自己則又重回到洗衣作的店堂裏。

鮑頓正匍伏在地板上，打算踏進底下的地窖，他就對哥斯曼說：

「定先進去看看個究竟，過一會，你預備好了燈籠跟我來。」

說着，鮑頓就隻身下去了。

哥斯曼派了二個包探守住大門，二個埋伏在附近的牆角裏，其餘的人則留在葛蘭薩的屋子裏，然後他才提了燈尾隨在鮑頓的身後。

「看！」鮑頓指着地窖裏一堆黝黑的地方。「這是一個洞，也許能走得通。」

哥斯曼拿燈來照了一照，果然是一個掘好的洞，他們像一條移動着的蛇樣地鑽了進去，當前却有一道暗門阻着他們的去路，鮑頓揮手向哥斯曼示意，意思是叫他將燈吹熄了。哥斯曼照他的話做着了。於是，鮑頓才放膽推了進去。

門「呀」的一聲開着了。裏面漆黑一片，隱隱地顯出一道微弱的光線。那是一條長約五十公尺的隧道，從此可直達盛利公司的牆腳。

鮑頓一眼望去，見有一盞微弱的煤油燈，遠遠地掛在那邊，猜想起來，必是盛利公司倉庫的所在，但人的影子却看不見。

「鎗備好了嗎？」鮑頓道低聲地問：

「備好了！」

「那末，我們就過去看看吧！」

正在這時候，忽然間霹靂一聲，地爲之動，倉庫的地板，化作一塊塊碎片跌了下來。間有光亮的火星隔雜着，從跌下來的碎片裏冒出一蓬瀰漫的濃煙。

隱約間似乎有人在說話。

「快跟着我，這次我們總可以發大財了。」

鮑爾頓從迷惘的煙霧中看出那個說話的人正是愛卡華，他得意洋洋地打從牆角的缺口處走來，後面跟隨着兩個年青的夥伴，鮑爾頓拿出手鎗對準着愛卡華的背影。

「不可放過他們！」哥斯曼低聲的說。

這時，愛卡華早已發覺了鮑爾頓他們的到來，他着慌了起來。連忙打發兩個助手從來處逃去。

「拍」的一聲，一顆子彈射中在愛卡華的胸口，他立刻倒了下來。

「哥斯曼，你守住了愛卡華，我去追趕那二個逃逸的人。」

說着，他循着向北的方向奔了過去。地窖裏是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再過去，有一根木條阻住了他的去路，他明知道匪徒已逃去，追趕也沒有用處，也就不再追究了。

他們忙着將愛卡華用繩縛好，連同勃洛哥押送到官廳裏。

第二天早晨，紐約市的各大報館用着大號鉛字在報上登載着盛利公司被炸案的新聞，聰明的新聞記者運用着他靈敏的筆調記述着此案的經過情形。然而，照報上說，那個獨力破護此案的人，却是官廳中的探事長哥斯曼。

過了幾天以後，在白英街的事務所，鮑爾頓和哥斯曼彼此遇見了。他們便談到盛利公司的炸彈案。

「我是一個無才無能的笨伯」哥斯曼這樣地和鮑爾頓交談起來，「每次破案，全仗老兄的大力，實不敢掠美，報上的登載，到弄得我不好意思起來。」

「不」鮑爾頓立刻接了上去。「我這樣做，有我的作用，否則他們愈加對我懷着惡意。往後進行諸事，便感到相當的棘手了，可是，在整個紐約市連續發生的各種案件中，都是一個人在那邊指使，這個人，我們得設法捉住他，他的綽號叫『大拇指』……」

「是的，大拇指！」

哥斯曼不住地點着頭，他把兩道灼灼的眼光注視着屋頂的天花板，如乎想從一無所有的天花板上發見了大拇指神祕莫測的影子。

## 五 黨魁大拇指

「鮑先生，你看，這是一則多麼奇特的啓事。」

脫萊從外間走了進來，他的手裏拿着一份當天的紐約早報，指着一條報上的啓事這樣地對鮑爾頓說。

這時，鮑爾頓和哥斯曼正起勁地談着過去所發生的盜劫案件，聽了脫萊的報告後，大家便一致把目光集中在脫萊手中的報上。

報上這樣地登載着。

慰勞鈴氣得，新斯克萊經過烏頓考十一十二終分取黑失棕萊因昂大拇指。

鮑爾頓仔細地讀了一遍，大驚道：

「末一句是什麼意思？」

「大拇指，或者是一個人的綽號，」脫萊不慌不忙地答道。

聽了脫萊的話，鮑爾頓平靜的臉上突然間變得嚴肅可怕了。他張大着兩道灼灼發光的眼骨碌碌地對着報上的鉛字出神。



哥斯曼也站立起來一同讀着啓事的文字，說：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謎語！」

「我想起來了！」鮑爾頓回頭顧盼一下哥斯曼木然若失的神態。「你記得嗎？那天晚上我們同到勃洛哥洗衣作裏的時候，那個洗衣作的主人，不是會問我是否是大拇指差來的嗎？」

「有的，確有這麼一回事。讀了這則啓事，我想，他們或者又想有所發動。」

「我也這樣想。」鮑爾頓微笑着點頭。

「啓事中的字句，你可懂得他的原意？」

鮑爾頓抽了一支紙捲，說：「讓我想一想吧！」

過了一會，一種得意的笑容掠過了鮑爾頓的臉，他興高彩烈地說道：「哥斯曼，我懂得其中的意思了。現在先來解釋最末的一句。」

「末句何解？」

「大拇指的意思是首領，在下流社會往往喜用這個綽號來稱呼一個能幹的首領，無疑地，他一定是此黨的第一流人物了。」

「那末，爲什麼在大拇指上面加上了『萊因昂』三字？」

「萊因昂是一種鋼鈴的擊動聲，在大拇指上加上這三個字，無非是眩人耳目，不敢將名字公然

披露。」

「然而，他們登了這則啓事，可有什麼作用？」

「那或者是因爲不見了一個夥伴，而同時又沒有方法可以通知他，就借報上的一角。互通信息而矣！」

「這樣說起，這一定是大拇指寫給什麼叫做鈴氣得的通知書了，但不知鈴氣得何人？」

「鈴氣得原是女人所用的裙子，或者是代表着一個女人的名字，新斯克萊的意思是說住址移動，斯克的意思是一羣烏鴉，萊原當作巢字來解所謂『斯克萊』或許是該黨的暗號，大拇指登此啓事大概因地址搬了場，一時來不及通知該黨的一個女員，爲此特地在報上登了個啓事，好讓鈴氣得知道他們的行動。」

「妙解妙解！」聽了鮑爾頓的話，哥斯曼連連地點着頭，他認爲鮑爾頓的聰明，的確不是一個尋常人所能及得到的。

「現在再看下去」鮑爾頓略加思索以後，繼續着作超然的見解，「所謂『烏頓考』想來是個地名，大拇指叫鈴氣得在打從烏頓考經過的時候，要大大地加以密切的注意。」

「烏頓考？」哥斯曼吃驚地叫道：「這名字像很熟悉，它是一個酒店的招牌，是馬丁所開設的。」

「馬丁是那一個，他的人格怎樣？」

「他是一個忠實的商人，我能担保他決不會和大拇指同夥的。」

「這個我們且不管，現在再往下看。」鮑爾頓又指着報上所刊的一段，高聲地誦着道：「十一，十二，終分。」

「這或者是他們的特別記號。」

「不會是的。」鮑爾頓不住地搖搖頭。「我們平時記載日期，不是也用着這樣簡單的號碼？這裏分明告訴我們，大拇指叫那個女子在十月十一號十二點左右才到烏頓考酒店裏去。」

「但所謂『取黑失棕』便很難解了！」

哥斯曼又指着報上的啓事說。

「『取黑失棕』一定是大拇指差二個人到烏頓考酒店的附近，這二個人，一個穿着黑衣，一個穿着棕色的衣服，大拇指叫那個鈴氣得跟着黑衣人去……」

「妙極了！」哥斯曼不及等到鮑爾頓說完，就忍不住插口叫道：「老兄真個是天才！」

「這算得什麼，如此淺近的謎語，連十幾歲的小學生也能猜出，他們簡直把我看成十足的笨伯，」鮑爾頓謙遜地說，然後他又問着脫萊。

「別的報上也登載同樣的啓事？」

「是的，紐約市所有的報紙都登的。」

「奇怪！」鮑爾頓的臉上立刻陰沉了下來，「他們既借着報上的一角通信給一個女子，但爲什麼又在每一張報上都登載着呢，我想，他們也許另有作用？」

「另有作用，」哥斯曼弄得莫明其妙。

「不錯，他們刊載着這啓事完全爲着我，他們用的是一條多麼巧妙的計策，明知我能懂得文中的意思，有心引誘着我去找尋那個女子。然後他們好設法害我……」

「啊，原來如此！」

哥斯曼這才恍然大悟了起來。

「他們這次誘我入彀，一定費了許多的周折，有着極嚴密的預防，但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我可以借此見一見大拇指的真面目。明知此行凶多吉少，然而，我不能不去，去了或許能探得他們的內幕，要是不去，就被他們看輕了。」

「要去，就請帶領了幾位探事同去。」

「用不到。人一多反而不好，還是我一個人去吧！」

「那太危險了！那簡直太危險了！」哥斯曼善意地阻止他。「你一個人去，豈不是送死，我不能讓你這樣做，我要和你一同去，兩個人或是有些辦法。」

「不！」鮑爾頓慎重其事似的搖着頭，他說：「我自有一獨力應付的辦法，憑大拇指怎樣厲害，在我

看來，也不過是『如此』而矣！今天他們全體動員，但我都如處無人之境，哥斯曼，你等着看吧！今後我們捉住了他們的全夥，全靠這一次冒險的旅行呢！」

「那末，我能幫助你幹些什麼嗎？」

哥斯曼絕望地對着鮑爾頓昂然獨立的影子。

「如果你有空的話，你可跟着那個身穿棕色衣服的人，暗暗偵察他的動靜，我自己跟着黑衣人去見大姆指，這次冒着大險，目的也無非是見識一下這位盜匪首領的真面目。」

「但你千萬要小心從事。」

「那還用說嗎？哥斯曼，你猜一猜，今晚到烏頓考酒店裏的一個鈴氣，得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猜不出來。」

「我以爲一定是密斯端什，鮑爾頓得意地大笑了起來。「但我有方法應付他們，不知道烏頓考酒店附近的地方有旅館沒有？」

「有一個叫做曼斯旅社的就在離開那邊大約有四五家店面的地方。」

「這旅館除了臨街的大門，有沒有別的偏門可以出入？」

「有的，那是一道專爲女子所設的門，門外有一條走廊可通行人道。」

時間已經是中午時分了。他們談了這許多話，就各自告別一聲打算去用中飯去了。

午後，鮑爾頓預備了一切應用的物件，然後進入一間小屋裏，從鐵櫃裏拿出一隻規模極小的鐵盒子，裏面藏着的是一個玻璃球一樣的東西。對脫萊說道：

「假如把這個東西拋去，即使是極堅韌的門也將炸為粉碎。」

「這是什麼？」脫萊好奇地問。

「炸彈。」鮑爾頓像不經意地告訴脫萊，「是我一個月以前所貯備的甘酒炸彈。」

說罷，鮑爾頓就匆匆地出去了。

從早晨起，大拇指所有的手下人員忙着佈置一切，等待着鮑爾頓的到來。

這是一個祕密的巢穴，穴外有着彎曲的小巷和低矮的圍牆，從穴門口進去，狹徑迴廊，曲折幽邃。假如是一個陌生者初到此間，那無疑地會迷失了路而彷徨無所了。

屋頂的建築古怪奇特，牆角的暗處隱隱地埋藏着機關鎗，一扇堅固的大門上裹以厚厚的鐵皮，銅牆鐵壁，這一個絕好的堡壘。

黨魁大拇指所住的屋子在巢穴的深凹處，寂靜得像一座深山谷中的墳墓似的，一盞如豆的燈光照着冷清清的四壁，室中的佈置很簡單，寫字檯以外，僅有幾個日常應用的物件整齊地安放著。

就在寫字檯的旁邊，坐着一個年約五十餘的老人，方頭圓額，灼灼的目光發出一道威武嚴肅的

光澤，腦部發達異常，胸向前凸出，有一種強悍的氣派顯出在他猙獰的面目上。

忽然間他聽到了一陣暗鈴的響聲，舉目四矚。

「卜辭！」

他大聲地叫着。

立刻就有一個人從地上跳了出來，對着大拇指深深地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

「誰和克愛司到奚街去。」

「司必雷。」

「他知道應付事變的辦法嗎？」

「知道的，假如事情不妙，他會見機應變的。」

「外院的小巷誰在看守？」

「華恩和葛英。」

「現在幾點鐘？」

「十二點半。」

「十二點半，那末，派出去的人應該回來報告，烏頓考我派了二人，偵探局也派了二人，卜辭，你聽着，萬一這次我們失敗了，那條直通酒窖底下的隧道，可以通行無阻嗎？」

南	太	路	三	八	四	號	統	桂	桂	橋	口				
看	請	勿	寫	深	有	壞	賠	照	無	損	如	保	塗	新	看
慶	福	書	局	出	租	部									

「一切都已遵照着你的命令去做，外面稍有動靜，就有人回來報告。」

「此刻爲什麼不見動靜，鮑爾頓決不是一個尋常的角色。他不知用什麼方法對付我，聽說在今天上午就離開白英街的事務所。然而，克蒂雖然緊緊地跟隨着他，但到了益司頓，他忽然不見了。但我猜想，就在今天夜間，他一定親自冒着大險，一探我們的內幕。」

「假如他沒有見到報上登着的啓事，那麼……」

「不會的，不會的，我知在鮑爾頓的事務所裏，有一個小使，專門處置收集報上奇事瑣聞的事。」

「即使見到了，他或者不能懂得其中的意思。」

「鮑爾頓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他一定能懂得啓事中的深意，疑心到我們有什麼意外的舉動，借此機會，一探我們的虛實情形，端什若到烏頓考酒樓裏去，鮑爾頓就跟着她來到我們的巢穴裏。」

「端什用什麼方法來引誘他。」

「我已告訴她應付的方法，今天晚上，我們全體總動員，處處預伏着羅網，憑他鮑爾頓生了三頭六臂，也不能逃出我的圈套裏。」

他們精神弈弈地談着話，大拇指得意地微笑着，卜醉的臉上也顯出和悅的氣色，他對他的領袖深致真誠的欽佩之意。

全室沉靜無聲，微弱的燈光照見大拇指閃閃發光的臉。



「假如」緘默了一會的卜辭忽然又發言了。「今晚鮑爾頓帶了大批的人來，我們將怎樣應付他。」

「不會的。」大拇指肯定地答道：「他一定是一個人來的，端什跟着諾夸，這是所謂『取黑』諾夸，克蒂，和那個穿着棕色衣服薩單司，他們都等候在烏頓考酒樓的附近。萬一鮑爾頓不是一個人來，諾夸見到了，就會立刻通知薩單司，我早已派了大批黨徒們埋伏在酒樓的四周，他們足以對付官方的探事。」

「不過，倘若鮑爾頓和哥斯曼同來，叫哥斯曼釘着薩單司，那末薩單司不是很危險嗎？」

「這用不到我們去擔憂，薩單司心細眼快，足力又健，不難避開，你爲什麼要問起這個，難道當我是一個十足的傻子嗎？」

聽了大拇指的話，卜辭連忙分辯着說道：

「我怎會把領袖當作傻子呢，不過……」

「不必再懷疑了，」大拇指急急地阻止了他，「今晚我這樣的佈置，不容他不來，如果他來了，就不會讓他回去，如果他不來，我們雖空費了一場心血，但以後我當另想法捉住他，我相信即使鮑爾頓生了翼，也不能逃出我的羅網以外……」

說到這裏，大拇指忽然停止了發言，傾聽着門外的響動聲，對卜辭說：

「你仔細地聽一聽，誰在說話。」

於是，卜辭就走近壁上的電管處，側耳傾聽着外面的動機，然後將他所聽到的消息轉告大拇指。

「克蒂已經回到。」

「快些叫他進來，」大拇指這樣地命令着。

過了一會，嵌在牆壁裏的燈都點着了，輝煌的光焰照着屋頂裏的一切，全室立刻變得光亮了許多。

大拇指端端正正地坐着不動，從他兇狠的目光中，射出一道威武有神的光澤。

突然間，門「呀」地一聲被推開了。門外探進一個頭來，此人年可三十許，紫醬色的臉，露出猙獰可惡的微笑，一望而知是一個白相人似的角色。

「有消息嗎？」大拇指望着來人肅然寡歡的神態，冷淡的這樣問。

「一點動靜都沒有。」來人顯出無可如何的樣子，答道：「我委實等得不耐煩了。因此才回來向領袖請示，告訴我一個適當的辦法。」

「鮑爾頓沒有到烏頓考去？」

「沒有，但哥斯曼却來的。」

「端什大約在什麼時候打從黎粹的屋前經過。」

「十二點另五分。」

「怎麼？」大拇指聽了克蒂的話，臉上顯出不安的神色。「我叫她在十二點到那邊去，爲什麼又遲了五分鐘，你錯報了時辰沒有？」

「不會的，我的錶對得很準，一分鐘也不錯。」

「糟糕！」大拇指不住地嘆着氣，「事情全給她弄糟了。端什沒有經過黎粹的屋前，你曾在何處見到過她？」

「沒有！」

「哥斯曼現在那邊，你知道嗎？」

「不知道，首領。」

「那末，諾考和薩單司當時的情形怎樣？」

「他們最初在黎粹的牆角裏等候着端什的到來，端什來了後，他們才分手，這時，哥斯曼剛巧趕到，他緊隨着薩單司，而密司端什就和諾考同行，他們間的距離還不到二十碼。」

「這時街上沒有別的人經過嗎？」

「一個鬼也沒有，因此我非常疑心，鮑爾頓自己不來，也許托哥斯曼做代表……」

「奇怪！」大拇指驚異地叫着：「照你所說，哥斯曼既是鮑爾頓的代表，那末，他應該跟着黑衣的

諾夸何以反跟着棕色的薩單司呢？」

大拇指考慮了一會，然後又抬起頭來注視着卜薛問道：

「卜薛，我們這裏的院子裏開了電燈沒有？」

「沒有，除了此間以外，到處都是漆黑一片。」

「外面說話的是誰？」

「基白金和伯萊荷斯。」

「沛洛哥在何處？」

「在前院。」

「你叫他進來，假如……」

這話還沒有說完，牆上的警鈴突然間「滴令令」地發出一種清脆的聲音來，卜薛過去一聽，才知道是門警報告諾夸和端什到來的消息。

「快些叫他們進來見面。」

大拇指一聽到這個意外的消息，立刻發出這樣的命令。

「是。」卜薛恭恭敬敬地回答着。

大拇指打發着卜薛去了以後，他又命令着沛洛哥留心守住院子前後的各處，再三地叮囑着他，

假如有了些動靜，立刻回來報告。

于是，他又大聲地對克蒂說：

「你記好，等到端什到來後，你就趕快去治酒窖裏的墜道，預防有人來加以惡意的破壞，並且去告訴泊生說，叫他預備好幾隻輕快的船隻，倘敵人大批地前來，我們就打算逃走了。」

這時，門微微地被啓開了。卜薛和另一個穿着黑衣的諾夸一共進來。他一見了大拇指，就深深地鞠一個九十度的躬。

「我奉了領袖的命令，到烏斯考去，但鮑爾頓却不見到來……」

「那末，端什呢？」

「她跟着我來的，因為在黑暗中不易走路，因此落到後面了。」

「但她爲什麼遲了五分鐘才到那邊，卜薛，你趕快叫她進來，我有話要和他講，難道她也沒有見到鮑爾頓的影子嗎？」

大拇指說着，突然間從外面傳來了一個人的說話聲，那聲音這樣地說着：

「端什早已看到他，而且鮑爾頓也跟隨着她來了。」

大家向門外一看，原來那站在門外說話的人正是他們所求之不得的號稱「美國福爾摩斯」的鮑爾頓。

卜薛奔了出來，直撲鮑爾頓，鮑爾頓迅速地避開了，他用盡了所有的氣力，推開了卜薛，同時又推開了克蒂，大模大樣地走到東邊的牆角處，緊靠在牆上，面對着坐在西邊的大拇指，態度很和平，毫無驚慌的神色顯示出來，這一切，使得屋子裏的人們一致默然無言了。

「諸位先生，」鮑爾頓恭恭敬敬地向他們點一點頭，冷冷的說道：「你們爲什麼不開口，延請嘉賓，不應該這樣的簡慢，諸位中誰是大拇指，我這次來的目的，專爲拜訪他而來，坐着的那位就是首領大拇指嗎？今日我得見一面，真是幸運得很，以後還請各位多多的指教！」

大拇指至此，好像從夢中醒過來的一樣，鮑爾頓的出現完全出于他的意外。

「卜薛，留心這頭門！」

他心神略安了一些，這才命令着卜薛。卜薛恭敬地應聲「是！」就將門重重地加上了堅韌的鋼鎖。

鮑爾頓態度自若，淡然地問着那個鎖門的人。

「這位的大名是卜薛，我好像在何處見過你似的。」

「你認識我，那豈不是更妙了嗎？」

「卜薛，」大拇指從中阻止着他們的談話。「別和鮑先生亂談，鮑爾頓先生這次光臨敝處，他一定不想再生存于人世間了。」

「哈哈！」聽了大拇指的話，鮑爾頓惡意地大笑了起來，「因為能夠平安地繼續的活着，所以才遵命前來赴約，大拇指先生，抱歉得很，我委實不知道先生的尊姓大名，祇能這樣地稱呼先生了。今日此來，原是先生的邀請，但你們不應該如此不客氣地對付一個初次見面的客人。」

「鮑先生光臨，帶來了怎麼樣的護身武器？」

「有的，」說時，鮑爾頓從身邊拿出了二支精巧的手鎗，鎮靜地說道：「你看，就祇有這二件殺人的傢伙，但它們的質地是很多的，如果不相信我的話，諸位可以當場試用一下，這些傢伙，我本來另有用途，然而，今天既承諸位相邀，我就送給你們作為初次見面的禮物吧！」

說到這裏，鮑爾頓立刻把二支手鎗放在地上，然後又用腳踢了過去，卜薛和克蒂爭着去拿。但他們的領袖却極力阻止着他們。

「鮑爾頓先生！」大拇指發出一陣猙獰的狂笑聲，「你有種，我很欽佩着你的膽量。不過，你這次突然的來臨，完全出於我的意料之外，你或許會誤解了報上登的啓事的真正涵義……」

「有什麼意外不意外呢？」鮑爾頓冷冷的答道：「你們費盡了心血，設此羅網，假如我這次不來，那末，你們一定暗暗笑我是一個沒用的傢伙，但在我這一方面看起來，像你們這樣的才能，真算得什麼呢？」

大拇指聽了鮑爾頓的話，恨入澈骨，形勢兇兇的說道：

「既如此，你一定懂得我啓事的意思了。」

「當然知道，這樣淺近的啓事怎瞞得過我。」

「但你爲什麼不派了大批的探事來緝拿我們？」

「我早已想過，你們住着的是峻險的建築物，如果我就帶了我的手下人來攻，或者不見得會成功。」

「先生太客氣了。」

「這完全是老實話，諸位的大才我未嘗不嘆服。」

「我雖無才，但如果講到破壞法網的才能，不是我自己吹牛，我大拇指一定在先生之上。」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鮑爾頓才冒着大險來和先生見面。」

他們針鋒相對的談着，誰也不願向誰屈服，卜薛和克蒂站在旁邊留意地傾聽，他們顯出好奇的神氣注視着他們的領袖以及這位厲害的客人，似乎對着他們倆長久的談話認爲是一件出於意外的奇蹟。

鮑爾頓一直沒有離開過原來的地方，他的背部緊緊地靠着東邊的牆壁，目光灼灼地睥睨着室內的一切，使人一見到他的面，就起着一種「嚴肅」的感覺。

預伏在走廊各處的黨徒們，他們早已知道鮑爾頓已經到來，大家拋下了他們的職守，一致擁到



裏間來看個究竟，順着名次，有規律地分列在大拇指的兩旁，而他們的人數一共是九個。

「鮑先生」沉默了許久的大拇指，這時重又向着鮑爾頓談話了，「有一句話我得問你……」

「請你爽爽快快地說吧！」

「你……你是怎樣進來的。」

鮑爾頓微笑着答道：

「那何用問我呢？你是一個聰明人，細想一想也就能知道了，可不是，在你所登的啓事裏面，不是有什麼名叫『鈴氣得』的嗎？我一見了後，就斷定『鈴氣得』一定是密司端什的暗號，後來，我在烏頓考附近相候，端什果然到來，哥斯曼就立刻請她到離開烏頓考酒樓約有四五家門面地方的曼斯旅社裏去靜坐九小時，爲了聊解她枯坐的無聊，我還特地請總局裏的阿卡姆陪伴他，現在他們或者還逗留在那邊呢！」

「啊……」

聽了鮑爾頓的話，素稱能幹的大拇指，這時才澈底知道了鮑爾頓如何混進這間屋子裏的情形。他陰沉嚴肅的面色變得更爲蒼白可怕起來，兩道聳立着的黑眉毛緊鎖在一起，對着這個突如其來的客人連連地搖着頭。

「鮑先生，」他的聲音漸漸地變得低沉下去，「費了我好多的猜測，原來你是化裝了女子跟着

諾夸進來的。」

「一點兒也不錯，」鮑爾頓得意地說道：「剛才我來遲了。實因將假髮假帽脫下來很費手續，在座諸君，都是聰明人，現在你們總可以明瞭了吧！」

給鮑爾頓這樣一說，大家的臉上都顯露了一般忿怒的火燄，他們恨不到活生生地將鮑爾頓吞了下去。

大拇指的心頭上是一團火，但他極力鎮靜着自己，依舊高聲地向鮑爾頓說道：

「快別自命得意吧，自然啦！論你的才能，當然比我高明了許多，不然的話，你怎會屢次破壞我進行之工作呢！這次的事，完全因為勃洛哥無意中洩漏了我的渾名，我不得不張此天羅地網，誘你來此，但你雖然是一個聰明人，這次却上了我的圈套了，鮑爾頓，你有方法秘密進來，不過，你要出去，就難上加難了。」

「哼！」鮑爾頓冷笑了一聲，「這算得什麼，大模大樣地進來，自然大模大樣的出去。」

「你……」

大拇指正想發言，鮑爾頓突然間高聲對眾人說話，他的語調裏充滿着刻薄的諷刺成份。

「你們別大驚小怪，」他這樣地說道：「鮑爾頓這次來到這裏，專誠為諸位拍照而來。除了大拇指，你們一共是九位仁兄，你們的形狀，我已一一映入我的腦海間。除了你們以外，貴黨還有幾位黨

徒，我向你們提一個要求，請你們來一次全體總集合，好讓我留個完全的印象，大拇指！我的來意統統告訴你了，但你邀我來此的本意，希望你也能快快地告訴我。」

大拇指至此，乃自動將其坐着的安樂椅漸漸地移近到桌邊，他將兩肘擱在桌沿上，張大着灼灼閃光的兩眼，瞪視着鮑爾頓。

「我們是死對頭，你……」

說這話時，大拇指憤怒到極頂，然而鮑爾頓却態度自若，冷冷的說道：

「是的，我們是死對頭。」

「這次你墜入我的殼中，我一定好好地調排你，鮑爾頓先生，你要知道，這幾個月來，我所苦心經營的事業，都壞在你一人手中。」

「幸運得很！我居然能勝過你們。」

「不但如此，你這大大地破壞了我黨，因為你的緣故，高曼是白白的犧牲了，愛卡華和勃洛哥因而被捕入獄……」

鮑爾頓等不及大拇指說完，就截住了他。

「是的，將來還得由我一人將你們一網打盡。」

「鮑先生，你剛才不是問我請你到此的意思嗎？現在我得告訴你，我招你來此，既不是向你說情，

也不是善言勸戒，更不是叫你到這裏來大言欺人……」

「快說，別這樣吞吞吐吐！」鮑爾頓停了一下，突然間又大聲地說道：「你們阻我去路，無異擋住虎狼，我向你們提出警告，快些放我走，否則，你們休想活在人世間，卜薛，給我吧門鎖開了！」

衆人都拿出了手鎗，準備射擊。

「且慢！」鮑爾頓阻止了他們，迅速地後右手的腋腴下面取出一個圓形的玻璃球，這球在燈光

的照射下，發出閃爍的光輝。大家都不期然的吃了一驚，沒有一個人敢走近鮑爾頓的身邊，他們木然地對着這個發光的怪物出神。

「你們到了此刻，也該明白了吧！我不是獸子，決不會自來送死的，你們且退，要知道，你們每個人的性命，都在我一個人的掌握之中，看這是什麼？在這個玻璃球的裏面，裝的是最烈性的炸藥，憑此一彈，可以使一所極其鞏固的建築物，立時化爲灰燼，可以使數千數百個人的軀幹，馬上變做肉醬，不信，就請試一試，你們問如果有人向我開鎗，我就祇要輕輕地一放手，就帶領着你們同進鬼門關，不過今天的事，就再也沒有一個人知道的了。」

他們用心地傾聽着，彼此面面相覷，默然不發一言，鮑爾頓態度鎮靜，大有「視死如歸」的氣概，大拇指雖然一心想結果了鮑爾頓，但他却不得不改變原來的主張，喟然地嘆道：

「鮑爾頓，你拚得一死，想制服我們……」

鮑爾頓的面色發青，並不理會到大拇指的話，祇吩咐着卜薛：

「快快開門，不准延遲時刻。」

「卜薛，開不得！開不得！」

大拇指連忙阻止他，頻頻地向卜薛搖手。

這時，鮑爾頓右手拿着炸彈，左手從衣袋裏摸出一隻瑞士式的手錶，大聲地叱道：

「卜薛，我限你在十秒以內，趕快把鎖開着了。如果過了十秒還不開，那末，請各位別怪我鮑爾頓不講人情，我犧牲了一個人的性命，却換得了九個人的犧牲，這筆交易，不算虧本，大家聽我數，一秒，二秒，三秒……」

一個可怕的黑影，侵襲到每一個人心坎的深處，誰都恐懼着那一幕空前的大慘劇行將到來，當鮑爾頓數至「七秒，八秒」時，卜薛手中的鑰匙，不知不覺地和門上的鎖互相接觸，衆人雖恨鮑爾頓至於激骨，然而也祇有徒呼奈何而矣！

「……八秒九秒……」

「算了吧！大拇指一聽到鮑爾頓數到九秒，他的心變得和平了些。嘆了一口氣命令着卜薛道：『開了饒過他吧！』」

餘下的八個人，聽了首領大拇指的命令，好似行將處決死刑的重犯獲得了釋放似的，大家面露笑容，喜出望外了。

門「呀」地一聲被開着了，鮑爾頓勝利地狂笑了一陣，他一面叫衆人讓開一條路，在走近門口的時候，然後又回過頭來向大拇指點一下頭。

「領袖先生，我們再見吧！」他的語調裏充滿了諷刺的成分，鐵青的面色顯得更加嚴肅可怕了。「在這臨別前的一霎那，我得慎重地告訴你，從今以後，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路，決不會因今天的事而中止了我爲民除暴的任務，不過，我可以斷定的是，我的路是有功於社會國家，你的路却一天天走近牢獄的鐵欄，自然，今夜的大恩我當思圖報於你，所謂報者，即他日捕君時，雖加手銬，但決不會橫加鞭撻，話統統說完了，改日再見吧！」

鮑爾頓至此，乃匆匆地離開了匪巢的密室，踏上了門外的迴廊。

大拇指等到鮑爾頓出去後，就立刻命令着卜薛道：

「卜薛，趁鮑爾頓還沒有走出我們的屋子裏，你馬上關照外面的人監住了他，你們也要全體動員，設法鎗斃了他才對！」

「是！」

大家恭恭敬敬地答應着。

可是，鮑爾頓雖然是第一次踏進這機關重重的匪巢，但他在卸下喬裝端什的化裝時，早已看清了一條便捷的出路，他急急地打從大門的方向走去，迴廊裏是漆黑一片，在黑黝黝的籠罩下，隱約間看到那個管門的人伏壁答話，鮑爾頓暗想，這個人一定不會輕易地放過他，於是，他就出其不意地猛撲過去，一拳將他打倒，飄然離開了險惡的魔窟而去。

等不到大拇指的黨徒們四出追趕時，鮑爾頓早不知形跡何處了。

## 六 真偽行長

中午時分。

鮑爾頓在事務所的外間看報，電話鈴忽然「叮鈴鈴」地響了起來，他連忙站起來拿了話筒問道：

「你是誰？」

對方的答語異常急迫，聲調裏帶着激烈的顫抖，最先說：「本行有劫案……」接着又自己介紹着自己。「我是斯密士。」

說到這裏，話聲突然間中止了，一陣互相廝打的聲浪通過電流傳進鮑爾頓的耳朵裏，那聲音繼續着說道：

「你殺我，你要暗殺我……」

以後就再也聽不到那個人的聲音了。

鮑爾頓緊緊地抓住了話筒傾聽，突然間聽到了撲仆一聲，似乎是跌倒在地上，他連連地聽着話筒，結果却沒有一個人回答。



他木然地放下了手中握着的話筒，細想，那個聲音像是很熟似的。

「老鮑，有什麼事？」

坐在安樂椅上的哥斯曼，關心地發出這樣的問話。

「有些小事情。」

鮑爾頓這樣地回答着，同時，他又匆匆地把聽筒掛上，停了一會，他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連忙打電話給局裏的接綫生，問他剛才誰打來的電話，那個接綫生告訴他，對方並沒有說明號碼和地址，或者是借打來的，鮑爾頓至此，不能再追問下去，就把電話掛斷了。

他細細地推測着這樁離奇的案件，按照剛才的情形，那個打電話給他的人既說「本行有劫案。」那無疑是目擊盜賊進來後才通電給他，正當通電的時候，匪徒就向他射擊，後來，那個人便受傷倒下了。

鮑爾頓思前想後地找尋本案的綫索，但他並不能獲得怎樣的結論。

「哥斯曼，」他高聲地喊着他的同伴，「這真是一件奇怪的劫案，使我無從着手……」

「哦！」哥斯曼吃驚地回答着，他對鮑爾頓的話感到苦無頭緒，於是，鮑爾頓就將剛才的經過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訴他。

「照我看來，那個打電話來的人一定是你所熟悉的人，否則，決不會直接在電話中通知你的。」

聽了鮑爾頓的話，哥斯曼乃妄加猜測起來。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鮑爾頓不住地點着頭，過了一會，他又繼續着說道：「不過，跟我熟悉的銀行，計算起來，不下五六十家，我若一家挨戶去問，費時必久，兇手也就早已逃走了。」

「你剛才不是說什麼斯密士嗎？這個人你可認識？」

「想不起來，當時他祇說出自己的姓名，等到他正要對我說出行名和地址時，他已遭匪徒的毒手了。」

「那真有點討厭！」哥斯曼皺着眉說：

「我所認識的銀行經理，並沒有名叫斯密士的人，或者是那一家銀行裏的辦事員打來的，他在電話中頻呼『你殺我，你要暗殺我，』想是對行兇的匪徒所說的，我可以想像得到，他在和匪徒互相廝打時一定用盡了他所有的氣力，我若立刻趕到，或者還有一綫的希望，遲了一刻，匪徒就飄然逃逸而去了。」

「如今之計，我們只能從銀行商會登記冊中詳加檢查，是否有斯密士其人。」

「不行，」鮑爾頓立刻提出了異議，「因為在登記冊裏所寫的姓名，叫做斯密士的，約有幾十個人，我無法從這幾個斯密士中間指定是那一個，而且檢查起來又很費時……」

「那照你的意思呢？」

「我想把銀行主顧的名冊，撕做兩份，你我各拿一份，逐家去問，或者要迅速些。」

「很好，我們就開始吧！」

哥斯曼這樣地回答着。他對鮑爾頓的辦法表示絕對的贊成。

於是，兩個人就把主顧登記的名冊分做相等厚薄的二份，彼此分手，各到所有的銀行裏去探問。每家銀行裏的辦事人員聽到鮑爾頓的話，都感到異常的驚奇，大家推說着不知有這麼回事，鮑爾頓和他們略為敷衍幾句，就匆匆地向他們告別，又向着另外一家的銀行去查問。

如此周折遍詢了十餘家，從烏洛街轉輾到白洛街，他正從一家銀行的大門口進去，裏面奔出來一個二十左右的青年，神色倉皇，一見了鮑爾頓，就拉住了他的衣角，問道：

「先生是鮑爾頓嗎？」

「是的。」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我正想找官方的人們。」

「爲甚？你是誰？」鮑爾頓吃驚地問。

「我是克司英。」青年這樣地介紹着自己：「和思銀行的書記。我們的經理和思，鮑先生認識他嗎？」

「彼此已有多年的交好。」

鮑爾頓毫不思慮地告訴他。

「事情是這樣的」青年繼續着說：「剛才我從行中的外間到裏間去，使我嚇了一大跳。原來斯密士橫躺在地上，似乎是被人擊斃如的，我沒法，只得出來報官了。」

「既然如此，我們就一同進去看看吧！」

於是，鮑爾頓轉過身來，想找一個站崗的巡警，他離開了青年迅速間奔到街頭的中心，哥斯曼剛巧也打從對方過來，但他並沒有見到鮑爾頓。

鮑爾頓不住地吹着口哨，同時又向着哥斯曼招手，他們相見後，來不及談話，一直朝和思銀行裏進去。

這是一家歷史悠久同時又具有着卓越聲譽的銀行，但因為銀行的當事人謹慎從事，不願擴充營業，故至今仍不是紐約市第一流的銀行，最先開辦時，和思和他女婿合資，等到他女婿死後，就由和思一個人來經營，在鮑爾頓五六十家的銀行主顧中，和思的銀行也是其中的一個。

克司英慇懃地招待着他們進去，他們一面走着，一面拉雜地交談着。

「克司英，」鮑爾頓第一個發言，這時，他們正打從一條曲折的走廊裏經過，「你看見斯密士跌倒在地上時，大約在什麼時候？」

「剛才我有些小事外出，回來後就見斯密士臥地不起，喊他也不見回答，因此我祇好鳴警報官。」

了。

「你外出在何時？」

「一點鐘以前。」

「那末，當你出門的時候，和思在那裏？」

「在行裏的寫字間。」

「現在呢？」

「現在不見了，不過他……」

克司英說到這裏，鮑爾頓連忙打斷了他的話，他們推門而入，裏面的屋子很大，除了三張寫字檯以外，還放了一隻堅固耐用的保險箱，進門處有鐵櫃把全室劃分為二，櫃上的欄柵是銅做的，櫃旁有小桌一，爲和思日常辦公的地方。桌邊開着一道矮門，斯密士的寫字檯就在離開矮門不到五尺的處所，門旁裝着一架電話機，聽筒未掛上，躺在電話機下面的，是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人，他伸直了兩臂，仰天而臥，臉色蒼白得像一張紙，額角上略有傷痕，一隻裝滿了沙石的布袋靜靜地躺在離開屍體不到一尺的地板上。想見斯密士打電話給鮑爾頓的時候，有人用沙石向他侵襲，以後斯密士就受傷倒下了。

他們向全室巡視了一回，哥斯曼靜悄悄地立在鮑爾頓的身邊。

「老哥，」鮑爾頓對他說：「你把這道門關上。」

「唔！」

哥斯曼答應了一聲，就「乓」的一聲將門關上了。

鮑爾頓跪在地板上，用手按着斯密士的脈搏，當他的手指和傷斃者的手臂互相接觸時，他聽到一陣微弱的跳動聲，這是一個可喜的發現，照此看來，斯密士或者不致於絕望，不過是受了猛烈的打擊後，昏了過去吧！

「克司英，」鮑爾頓低聲地叫道：「趕快到附近的酒店裏去買一杯白蘭地。」

「唔！」克司英答應了一聲，就立刻奔向外面而去了。

鮑爾頓站了起來，哥斯曼察言觀狀，知道斯密士還有一點希望，他向鮑爾頓問道：

「這個人雖然受了重傷，想來不致於殞命吧！」

「是的，」鮑爾頓回答，「他叫斯密士，就是那個打電話給我的人，被匪徒擊傷的，這批人，在青天白日的照耀下，公然任所欲爲，端的太大了。」

「出事之前，辦公室裏還有別的人嗎？現在他們到那裏去了？」

「我也不知道，這事很奇怪，其中的情節，過後我當詳問克司英。」

他們向全室巡視了一周，驀地發見了有一冊跟賬簿同樣大小的書籍拋在地上，哥斯曼隨手拿

起來看了看，却是一本普通的社會小說，他就把它放在桌上，向鮑爾頓問道：

「別的辦事人員到那裏去了，和思爲什麼也不在此，還有……」

「不要多講，」鮑爾頓阻止了他，「你看，克司英把酒拿來了。這事煩君代勞，我有些話要問克司英。」

霎那間後，克司英手中拿着一隻盛滿白蘭地的酒杯進來，哥斯曼從他的手中接了過來。

「把這個交給我，鮑先生有話和你講……」

克司英點點頭，他把臉轉向了鮑爾頓，等着鮑爾頓的發問。

「請你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從早上到現在，你細想一想，有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這個」克司英思索了一下，「我到不大知道了，因爲這次不幸的事件的發生，當我在離開行裏以後，等到我回來時，斯密士已經被擊而倒在地上了。」

「和思共雇幾人？」鮑爾頓更進一步追問。

「三人，斯密士管理會計方面的事，和思很信任他，其餘二人，一個是我另外一個是佛蘭頓。」

「佛蘭頓現往何處？」

「一小時前，和思先生派他到白魯克林的他家去拿存摺，到現在還不見回來。」

「拿存摺？」

鮑爾頓不解其意地說出了這麼一句話。

「這事是如此的，」克司英把詳細的情形告訴鮑爾頓，「今晨九時左右，和思就來行中辦事，忙着批閱緊要的文件，同時又對我們說，今天要和一個人交涉關於經濟方面的話，且他並沒有說出那個人的姓名，祇說要現款十萬圓，可以獲得厚利……」

「和思先生出去大約在上午幾點鐘？」

「十點鐘少一刻，他戴上呢帽，挾了大衣，自說要到十二點才能回來，過了一會，他忽然又回來了，大聲地喊着斯密士，斯密士聽到他的呼喊後……」

克司英說到這裏，突然間停止了說話，因他聽到橫躺在地上的斯密士已經蘇醒了過來。

「你們儘管講話，斯密士有我在這裏看護。」

說這話的是哥斯曼，他正在撫摸着受傷者的胸口。

「克司英先生，請你繼續着說下去吧！」

鮑爾頓也催促着他。

於是，克司英就作如下的報告。

「在當時」他說，「斯密士出來對我說，和思先生要用十萬現款，愈快愈好，他叫我拿四萬現金，我看斯密士的樣子，異常焦急，就連忙去拿……」



「你拿了現金回來，大約在什麼時候？」

「十一點左右，佛蘭頓也於此時取款回來，和思正在等候着我們，我親自看見他點過數目，斯密士還幫着他的忙，後來，和思檢點過後，認爲還不夠了一點，他就寫了一信給他的女兒，信中內容是談借款的事，叫我送去，同時又另遣佛蘭頓到他自己的家裏去拿，等到我回來後，行中空無一人，而斯密士則已橫躺在地上了……」

「且慢！鮑爾頓又問：『和思叫你到他女兒家裏去，是他親自對你說呢？還是斯密士傳話給你？』斯密士告訴我的。」

「那時在這個屋子裏的，當你離開的時候，就祇剩下和思跟斯密士二個人？」

「是的，」克司英回答：「和思和斯密士那時正在檢點着現款的數目。」

他們談着，門外傳來了一陣「咯咯」的脚步聲，那人是誰？原來是和思自己，他一進來，望着鮑爾頓他們出神，他似乎對他所處的環境感到茫茫然。

「出了什麼亂子，」過了一會後，和思才發出這樣的問話。

「和思先生，」鮑爾頓顯出驚奇的神氣，「你難道還不知道這會事？」

「什麼事？我從今晨十點鐘出去，直到此時才回來，我委實什麼也不知道。」

聽了和思的話，鮑爾頓自言自語地說道：

「果然是這麼回事……」

和思是一個年約七十左右的老者，中等身材，生着滿頭的白髮，一切跟常人一樣，他着了一身藏青嘩嘍的西裝，此刻聽了鮑爾頓的敘述後，引爲大奇，因他並沒有遣派佛蘭頓去借過現款。

彼此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覷着。

斯密士適於此時蘇醒了過來，鮑爾頓將他扶起，他低垂着頭，緩緩的說道：

「兇手逃去了嗎？」

「早逃走了。」

鮑爾頓低聲地回答他。

「謝謝鮑爾頓的照應，現在我已恢復了一點，讓我將剛才所發生的事情來一五一十地告訴您吧！」

「什麼兇手不兇手，斯密士。」

和思的臉上現出了驚奇的神色，眼光灼灼地直視着精神頹唐的斯密士。

鮑爾頓就將詳細的經過告訴了他。

「奇怪！我從今晨十點左右出去後，從沒有回來過，這一個和思是誰？」

「大概是這樣的，」鮑爾頓對他解釋：「你出去後，就有一個跟你的外貌完全相同的人冒充你，

斯密士和佛蘭頓雖然與你同事很久。但因為他的化裝術高明逼真到極點，一時竟受了他的欺騙，然而，十萬現款就從此喪失了。」

聽了鮑爾頓的話，和思幾乎昏了過去。

「十萬，被劫，怎麼辦呢？」

他的語調裏帶着可怕的顫抖。

「和思先生，請勿過憂，你是我的主顧，我當然極力為你效勞……」鮑爾頓安慰着他。

「有線索了嗎？」

「現在還沒有，不過過了一二天，就能功德圓滿了。」

「那末，一切拜托先生！」

鮑爾頓至此，乃詳問斯密士是否復原，被劫以前的事還能想得起來否？哥斯曼對於鮑爾頓此舉，大不為然，他以為對於一個受傷才好的人如此毫不放鬆地加以迫問，是不對的，但他又想到鮑爾頓的才識過人，也許另有作用，也就不再過問了。

斯密士幾乎是完完全全恢復了他的健康了。他失神地望着衆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又作了如下的敘述：

「這事我真對不起和思先生，」他低垂了頭，目光注視着地上，「我的確太魯莽了，竟使我真偽

莫察，受了匪徒的欺騙。」

「請你照實說出來吧！」鮑爾頓催促着他。

斯密士把溼巾覆蓋在額角上，然後對鮑爾頓說：

「先生高見，果然不出所料，那個匪徒的服裝跟和思先生沒有二樣，一點兒破綻也看不出來。」

「當他進來時，他的行動如何？」

「來了就坐，說是需用着大批的現款，因為和思在九點左右到行的時候會談起這些話，所以我並不疑心到他，他坐在和思就坐的寫字檯邊，帽子也不脫，而且他的聲音和語言跟和思差不多。」

「他對你說些什麼？」

「一進門就說立等現款候用，叫我馬上寫一張四萬的支票，由他親自簽字。」

「支票上面的簽字你看見嗎？」

「不留意，他簽好了字，就叫克司英去拿……」

和思在旁深深地太息着，他想說話，却被鮑爾頓阻止了。他們全神貫注地傾聽着斯密士的敘述。

「我聽了那人的話，就按照着他所說的去辦理，他一面遣差克司英到同行去兌取現款，一面又遣佛蘭頓去拿股票，按照當時的時價計算，可合六萬，那人對於股票兌現的手續知道很詳細，因此我沒有疑心到他是假冒的。」

「這樣看起來，」鮑爾頓插口說：「怪不得你要上當，我以為行裏一定有人和他們互通聲氣，預先將消息告訴他們。」

「也許是的，我將繼續告訴你，我既爲司帳之責，行長的命令，當然不敢違抗，於是就立刻叫克司英和佛蘭頓同出取款，這時，我做着我的工作，他却寫了二封信，一封給他的妻，一封給他的女兒，等到兩人取款回來後，就立刻叫他們分送兩函……」

「他真厲害！」鮑爾頓說：「差了二人離開這裏後，祇剩下你一個人，自然易於應付，然而，以後又怎樣呢？」

「我照着他的命令——去做，幫助他檢點現款……」

斯密士說着，但鮑爾頓却打斷了他的話。

「是的，剛才克司英也對我說起過，大約你在那時還不知道他是僞裝。」

「真的，我做夢也想不到和思也有真假。」

「後來怎會給你識破的。」

「最初使我起疑的，因他進來後就一直坐在椅子上，並且也沒有脫過帽子，此帽戴得低低地，遮住了半個的面部，這一切，不像是和思的舉動，我欲一探真情，無意中用臂觸動他的帽子，他吃了一驚，神色大爲不安，然而，我雖然懷疑他，但這僅不過是一霎那間的感觸，以後就立刻消失了，我想，明明是

和思先生，難道會有假的嗎？直到後來，我愈看愈覺得不對……」

「你的疑心愈重，他就拿出辣手來了。」

「在當時，我想用盡了所有的氣力捉住他，但後來一想，覺得不妥，假使他真的是和思自己，突然間加以無禮的手段，反而鬧成笑話，假如是假和思，那末，他一定備有殺人的利器，我的生命豈不是很危險嗎？」

「是的，幸而你能鎮靜自處。」

「雖然如此，」斯密士繼續着說：「但我的手已經顫動得發抖了。我想，他既是劫財的匪徒，但款收到後，爲什麼又遲遲不行呢！這真是一件使人將信將疑的事，爲此，我故意打電話給先生，作爲試驗，假如那人真的是和思本人，不妨自己承認自己的錯誤，主意訂定了以後，我就立即離開了辦公室……」

「僅不過在霎那間的功夫他就挾款逃去了吧！」

「我到了電話間，打了一個電話給你，可是，正當我們通話的時候，他突然間離開了他的坐位，至此，我乃確定他是假的和思，但彼却不向門外奔去，轉而奔向我這面來，我吃驚不小，大叫一聲，聽筒因而失手墜地，我勉強振作起來，想和他決個你雌我雄，却被他當頭一擊，就不知不覺地昏倒過去了。」斯密士語至此，仰天長嘆了一聲，險乎又要昏倒了過去，哥斯曼扶起了他，給他灌酒喝水，許久以

後，他的精神才算恢復了一點。

和思催促着鮑爾頓向斯密士詳問究竟，但鮑却沒有照着他的話去做，但安慰着斯密士說：

「你的傷無關係要，不妨事的，我也不再問你了，這次幸而那個匪徒打擊你的是細砂子，而不是鐵丸，先生還不致於殉死，否則，恐費盡了我等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探得此案的真相，你且少息，過會由和思先生送你回家，望善自保重……」

「是的」斯密士吃力地答道：「我回去後當善自保重，謝謝鮑先生的關切。」

鮑爾頓至此，乃轉而詳問和思關於此事的經過，和思坐了下來，說道：

「這事情是這樣的，在前日那一天，有一個開礦的人，親自拿了一封介紹信來看我，這封信是藤偉銀行的主人所發的，他向我借錢，願出極高的利息，並有貴重的抵押品，但所借的錢，概須現款，彼此接洽了幾次，我貪圖着幾個利息，就答應了他，那人名耶客來，事前相約在好孚蠻客棧碰面，雙方親自簽訂合同，並尋定中保……」

「這樣看起來，」鮑爾頓說：「他們一面使人與你長談，藉以延誤時刻，一面又派人化裝成先生的樣子，到此前來劫取巨款，此中奧妙，必非常人所能做得到。」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哥斯曼插口說：

「那末，」鮑爾頓接着又問和思，「先生和耶客來，來遜見面，一定有好幾次了。今日之事，一定是先

生微露口風，無意中告訴他們集款交割的日期就在今天，他們認爲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乃急中生智，化裝成你的樣子，來此盜取巨款。」

「不錯，」和思聽了鮑爾頓的話，發急着說：「是在昨天吧！我已告訴他們款已籌足了，可是，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們所談的是一個騙局，因爲他們備有籐偉銀行的介紹信……」

鮑爾頓來不及等他說完了話，就打斷了他。

「這封介紹書可不必加以注意，因爲這分明是一封捏名僞造的信。」

「在他們的中間，」和思問道：「爲什麼有跟我一樣的人？」

「這算得什麼呢？」鮑爾頓不覺得哈哈大笑了起來，「先生真是一個老實人。連這點也不懂了嗎？你要知道，在他們所有的黨徒中，固然不缺乏精於化裝術的人，他們既和你相識，祇要照着你的形狀和服裝，照樣化裝了起來，就不難變做第二個和思了。」

「這真是千古稀有的事。」

和思驚嘆地說出了這句話。

「而且他們的人數也不多，一個是耶客來逃，一個就是那個化裝的人，耶客來逃引你到好孕蠻久談，化裝客就趁機混入到你們的辦公室中。他進來後，連忙分頭遣差了克司英和佛蘭頓到外面去送信，祇留斯密士一人作伴，手段高明之至，斯密士難怪其受騙，即使比斯密士更爲精明的人，也不能



「逃出他們的圈套。」

「我並沒有怨恨他。」

「當我接到他的電話時，我在電話機中聽到他被匪徒擊倒的聲音，他是一個忠勇可嘉的辦事員，爲公犧牲，險乎斷送了他的性命，哥斯曼，請你替斯密士先生著好了衣服，然後護送他回家休息。」

兩人滔滔不絕地暢談着，和思態度頹唐，冷冷的問道：

「照先生看來，這事有破案的希望嗎？耶客來逃原住在好孚蠻旅館，我們可否報官捉住了他？」

「他早已遠遁了，此刻我也無法可想。」鮑爾頓這樣地回答他。

「我惟有虔誠地仰求着上帝！」

「請放心，和思先生，一切由我來負責……」

說着，鮑爾頓與哥斯曼扶着斯密士出外坐車，他們行近至辦公室通過外間的門口，鮑爾頓回頭對和思說：

「再見！所托的事，請給我以二三天偵探。」

下午八點鐘，哥斯曼坐在探局裏吸煙，突然間有一個人從外面進來，手中拿了一份電報，哥斯曼接過來一看，原來是鮑爾頓寫來的，裏面這樣寫着：

請速至白立駒車站候我。

哥斯曼看了後，暗想，鮑爾頓送來這張字條，其中必有事故，但不知道是否與和思銀行的劫案有關。鮑爾頓向來做事謹慎，假如毫無一絲的線索，他一定不會遽然地乘車到那邊去的。這樣想着時，他就帶了他的自備手鎗，過河到白立駒車站，站上寥寥地祇有幾個乘客在等候着西行的列車，却不見有鮑爾頓的影子，他臉上顯出了焦急的神色，深恐鮑爾頓在路上出了什麼岔子，悵然向着人叢間探望，正在這時候，突然間奔來了一個年約十一二的孩子，他喘着氣，抓住了哥斯曼的衣角，點點頭問道：「先生是哥斯曼嗎？」

這是一個薄暮的黃昏，天色已經很黑了，祇有幾顆微弱的星星照耀着蔚藍的天際，時隱時現的閃爍着，孩子低聲地向哥斯曼說明了一切，領他到一個神祕的去處。

那是在離開火車站約有一米突的地方，濱海之處，有着一座年久失修的古屋，幾年來因了風雨的侵蝕，已顯得破陋不堪的樣子，黑黝黝的古屋間，一盞如豆的燈光照着蕭條的四壁，窗外有一個會長的黑影在幌動着，他忽而從玻璃窗的隙縫處窺視着室內的一切，忽然又避開捲伏在窗檻下傾聽着裏面的動靜，他是誰？原來正是大名鼎鼎的「美國福爾摩斯」鮑爾頓。

室內懸掛了一盞如豆的燈火，正中安置着一張方形的桌子，桌上沒有布毯，想必是過去的飯廳，內有四人，三個端端正正地坐在桌旁，後來又進來了一人，他進來後，就自動卸下了他的帽子以及所戴的假面具，此人額有傷痕，髮下垂，是和思銀行的司帳員斯密士，除他以外，三人中祇有一個是陌生

著，餘二人則在一個月以前探入匪巢的時候，早已見過一面，那個高坐在上的人是大拇指，另一則是他的得力的黨徒卜薛。

三人沉默了一會，斯密士才第一個發言道：

「喀雷來了沒有？他真辣手，假戲真做，打得我好苦。」

卜薛微笑着不說話，大拇指却正色抗言道：

「斯密士，你難道不知道本黨辦事認真紀律森嚴嗎？我們做事應把假戲真做，不能虛設門面。喀雷重打你，原是出於我的主旨，你不必怨他，一切請對我講好了。」

「我那裏敢怨他！」斯密士因見大拇指的態度嚴正，自己到反而軟化下來了，「自然這是黨的紀律我那裏有什麼話，不過萬一因傷重而去世，豈不是徒勞了此舉。」

「好了好了！別多講吧！總之，不論是重傷是輕傷，你被他一擊便得款三萬元，難道還不值得嗎？」

「三萬元，說說好聽，但這個數目太小了吧！」

「照我看來，五萬實不能算少。你應知道，誰是籌設劫案的主腦者，如果沒有了我們，你將用什麼方法來獲得一錢，我們經驗多，富有冒險的精神，喀雷倘被你處的同事識破，你固然可以逍遙法外，但我黨慣例，對於同謀者的姓名，一律不肯吐實，這次若喀雷被擒，我敢担保，他決不會說出你的姓名，現在你應得分贓金三萬，如數拿了去吧！」

「好，就是三萬，現款在那裏。」

「關於分款的事，本打算在此地相商，但使我憂慮的是，照你今天的神氣看來，恐怕被鮑爾頓看出了破綻。如果他沒有注意到，那真是我們的幸運了。」

「不會的，不會的。」斯密士分辯着說：「鮑爾頓這次確是沒有看出來，我還聽他口口聲聲地勸和思不必疑心到我，通電的事，他也信以為真。」

「那就好了，這些且不去管它，我們現在就來談談這次分款的事！」

「我有事要回去，要分就快些分吧！」

斯密士催促着他。

「好的，我也不願在此多留。」大拇指也附合了他，同時又高聲地叫道：

「卜辭，包皮拿來了沒有？」

「拿來的，自從喀雷交給我以後，我就緊緊地挾着它，從沒有一刻兒的放手。」

「得彩以後，我就派喀雷化裝到白英街去探聽鮑爾頓的動靜，下午六點鐘接到喀雷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鮑爾頓大約還不知道此案的真相，此刻他到局裏去找哥斯曼，但照我看來，鮑爾頓此行一定有關於和思銀行的劫案。」

「請勿多疑，決不會有意外的事發生。」

「但願如此。」

卜薛將包皮中的現款拿出來，放在桌上。鮑爾頓見了大喜過望，繼念單身進去，要格外當心，而室內的情形如此，實迫不及待，他回頭四顧，漆黑一片，因從身邊拿出手鎗二隻，一切都安排妥當了。然後繞道至屋後，拿出小刀，輕輕地撥動了窗檻，小心翼翼地跳了進去，窗內是一間過廳，裏面傳來了輕輕的談話聲，他打定主意，決定等到他們分贓以後，就進去捉住了他們。

斯密士還在那裏嘮叨着：

「三萬元請將零張給我……」

鮑爾頓至此，連忙撥開了鎗機，大模大樣地奔了進去，聲勢俱厲地嚇道：

「放下你手中的現款，這錢不是你所有的。」同時他又端正了手鎗對準了另外的三人。

「告訴你們，要是誰敢動了一動，我就打死了他，大拇指舉起了你的兩手，卜薛也舉起來，不準亂跑，斯密士向左立，聽着我的命令！」

四人正談得興高彩烈的時候，鮑爾頓突然間出現在他們的眼前，嚇得說不出一句話，不到一分鐘，四人都靠背而立，自動地舉起了他們的兩手。

斯密士面如土色，戰戰兢兢地目視着鮑爾頓傲然自得的神色。

「大拇指先生，」鮑爾頓亢聲高叫道：「你們聽着，我這次來到此間，原抱定九死一生的決心，如

果你們想要妄動，我可答應，手鎗的子彈是不生眼睛的，萬一得罪了各位，還請你們勿怪。」

「完了！」斯密士深深地嘆息了一聲。

「全壞在你一人手中，」大拇指抱怨着斯密士。

「這次你竟也會失算了，是不是，你們的命運現在捏在我一人的掌握之中。」

「不見得吧！」聽了鮑爾頓的話，大拇指氣得什麼如的。但他却極力鎮靜着，冷冷的答道：「我們有四個人，你只有一個人。以四對一，不怕你有怎樣大的本領，總打得過你。」

「你們敢亂動嗎？不許動！」鮑爾頓命令着他們，說道：「卜薛，你得好好地站住，斯密士快把桌上所有的現款包紮起來，加上了鎖，其他的人還得向後退幾步，手不准放下來。」

「是是！」

斯密士連連地答應着，照着他的命令一一去做，好像一個怪聽話的小學生對待着嚴厲的老師似的。

大家面面相覷，默然無言，不多一會以後，所有安置在桌上的現款都爲斯密士鎖在堅韌的皮包裏了。他們出神地迫視着這皮包，但沒有一個人敢移動他們的手足。

「斯密士，」鮑爾頓淡然笑道：「當你還未跌倒在地上以前，你沒有想到，天下那裏有用砂袋一擲，就險乎致人於命的道理，這顯然是你的失策，我不用按脈，就早已疑心到這一點了。」

聽了鮑爾頓的話，大拇指祇是連連的搖頭，張大着閃閃發光的兩眼怒視着斯密士，罵道：

「笨東西！」

「誠然，笨東西！」鮑爾頓得意地微笑着：「我不願拆穿他的祕密，不料在座諸君，却因急於分贓，竟連累大拇指先生，真是抱歉之至。」

「現在還不能決定我們最後的命運，我們四人，站着不動，或者有機會得趁機掙脫。」

「休了此念吧！」鮑爾頓冷笑了一聲。「你們的頭顱已落在我的掌握之中了。過後我所預派的人行將到來，那時我自然有對付你們的辦法。」

鮑爾頓的助手哥斯曼，這時還沒有到來，而大拇指的黨羽喀雷却在那時候趕到了，喀雷是一個心細如髮的人，他像是預知將發生什麼變化似的，進來後就伏在鮑爾頓伏過的那道窗檻上，一眼望去，不覺嚇了一跳，可惜他未帶手鎗，不然就可以立刻打死了那隻可惡的神鷹，在這危急萬分的情景下，他急中生智，迅速地從後窗踏進廚房，然後蛇行至鮑爾頓身邊的桌子底下，出其不意地將鮑爾頓緊緊地抱住，幸而鮑爾頓知覺靈敏，早已發覺到有人在他的背後，他就機警地用盡了所有的氣力，掙脫了喀雷的懷抱，順手把桌子推翻，用力地緊壓在喀雷的身上，喀雷極力掙扎着，大拇指他們見此情景，大喜過望，吩咐着卜薛和斯密士去打鮑爾頓，正當千鈞一髮的當兒，突然間一彈飛來，打中在卜薛的肩膀上，卜薛應聲倒地，斯密士見狀大驚慌張地叫道：

「糟了！他們都到來了。」

當哥斯曼瘦長的面龐出現在大家的眼前時，大拇指連忙撲滅了高懸在屋子中央的煤油燈，霎那以後，室中變成漆黑一片，黯然無光，大拇指和一位不相識的陌生人趁機逃出了古屋，斯密士行動遲滯，而且又不認得路，被哥斯曼用力打了一拳，早已昏倒過去了。這時，鮑爾頓也將喀雷捉住，反幫着他的兩手，自己則攜帶了皮包和哥斯曼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在和思銀行的辦公室中，鮑爾頓親自將十萬失去的現款如數還給和思，微露得意之色，和思老人不禁喜出望外連連地低頭致以無限的謝意。

他們略談片刻後，老人問起關於破獲此案的經過，鮑爾頓這樣地告訴他：

「在當時，我按着斯密士的脈搏，就知道明明是一幕荒唐的騙劇，而在斯密士的一本社會小說中，夾有麻布一塊，這塊布和打擊他的砂袋沒有二樣，那末，砂袋分明是他所自製的了。因此，我斷定他打給我電話說是匪徒強劫和思銀行的款子，明明又是一番慌言，等到我送他回家後，暗中派人跟着他，當天晚上，他果然化裝出外，一直到福那新下車，那個暗中跟着他的人看見斯密士打從一家酒店裏進去，酒後又走向一座荒廢的古屋，就回來告訴我。」

「古屋在什麼地方？」和思問：

「在自立駒車站附近，」鮑爾頓答道：「那座古屋，原爲卜薛所有，是大姆黨作爲秘密集社的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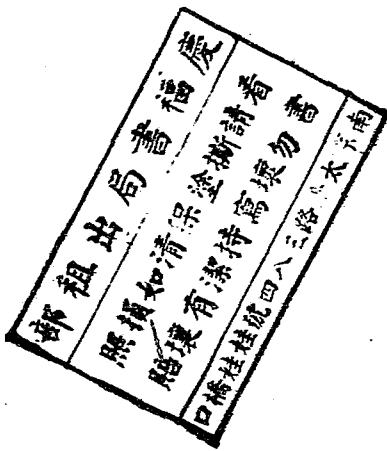


所，我聽得差去的人的報告後，就約好了哥斯曼同去緝拿，到了那邊，他們果然在那裏商議着分贓的事，這一來，他們顯然是大失所望了。」

「可惜大拇指沒有被捉到。」

聽了鮑爾頓的敘述後，和思惋惜地說：

「是的，可是在他領導下的黨徒，又少了一個卜薛和喀雷了。」  
鮑爾頓這樣地說了一句。



# 斷鑄大盜目錄

## 下集

七 格萊松的失跡·····	一
八 書記官之謎·····	二九
九 石匠工頭·····	五二
一〇 六萬元國債票·····	八一
一一 唆使越獄的密碼·····	九六

盜 大 鐫 斷

價 實 冊 每

究 必 印 翻 · 有 所 權 版

總 經 售 出 版 者 譯 述 者

各 大 書 店 萃 學 書 店 李 萍

總發行所山東路中保坊  
門牌部四馬路二七七號

版 出 月 二 十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87

40444